

殉道凱歌——古羅馬的殉道者(無名基督徒)

目錄：

序言

第一篇 鬥技場

第二篇 禦營

第三篇 亞比烏路

第四篇 荃窟

第五篇 基督徒的秘訣

第六篇 許多見證人

第七篇 承認信仰

第八篇 荃窟生活

第九篇 迫害

第十篇 坡流被捕

第十一篇 駭人的建議

第十二篇 坡流受審

第十三篇 坡流之死

第十四篇 試探

第十五篇 盧科路

殉道凱歌—古羅馬的殉道者(The Martyr Of The Catacombs)

基督教會的建立，是救主流出寶血所成就的；教會歷史的榮耀，是聖徒流出熱血所寫成的。教會的種子，就是殉道者的血。今日的基督徒對於先聖為主殉道的故事，大都有個模糊的概念，但他們如何為主忠心至死、如何在酷刑之下壯烈犧牲，這不是人人所深切瞭解的。這本書就能使你讀了得著難忘的印象，能激勵你生發更堅強的信心和更無私的愛心。

序言

本書是冒險、勇敢而使人振奮的故事：馬克路(Marcellus)原是羅馬禦衛隊的軍官；禦衛隊是當時羅馬軍隊中最光榮的單位。馬克路和書中其他的角色，都是假想的人物。雖然如此，這故事卻是根據於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殘酷迫害的高潮把羅馬的基督徒趕進錯縱的荃窟裏面去居住。這故事編插

於德修皇帝的統治時代；西元 249-251 年間，是他對基督徒迫害特別兇猛的期間。德修皇帝於西元 252 年與哥德人戰爭時被殺，迫害也就暫時停止。

沒有人讀了這篇信心和忠誠的故事會不受感動的——尤其是馬克路的故事，他是當時信靠基督的許多羅馬軍人的典型人物。

第一篇 競技場

競技場及觀眾

當時為羅馬的一個大節日，群眾從各方蜂湧而來，向著同一目的地前進。他們越過加比多連山 (Capitalize Hill)，經過市議場、太平廟、提多拱門(Arch of Titus)、皇宮，最後進入這個門戶穿插的大圓形競技場裏去。

這是一個使人駭異的場面！中間是廣大的競技場，周圍是無數的一排一排的座位，逐級上升，超過百尺之高，直達外牆頂部。座位上擠滿了人，雖然他們的年齡與階級不同，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人海般的冷酷臉孔。這樣大的集會，簡直是別處未有的；10 萬以上的觀眾雲集在一起，他們到這裏來，都是本著同一情緒的激動，和被殘忍的嗜血慾所吸引的。對於古羅馬所誇口的文明，我們再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比它本身這樣的大場面更為可悲的詮釋了。

觀眾中有勇猛的戰士，他們本身曾經百戰，也熟知英雄的本色和尚武的精神；然而對著擺在眼前的卑怯、暴虐的情景，卻毫無憤怒的感慨。其中也有貴族出身的人士，但卻不能在這些殘酷的表演中發現對他們國家尊榮的玷污。哲學家、詩人、僧侶，國中最尊貴和最卑微的人，都擁擠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上。貴族的喝彩歡呼，正如平民所發出一樣地喧囂、一樣地熱烈。全國的人心都耽於這殘忍和獸性的暴虐中，羅馬還有甚麼希望呢？

在這大競技場中最被注目的，是一個坐在高座上的德修皇帝，和圍繞著他身邊的羅馬重要人物。這些重要人物中包括了一班禦衛隊軍官，他們擺出一派內行的姿態批評著場面各方面的事物。他們的狂笑聲，他們的興緻、和他們華貴的服裝，使他們成為鄰席觀眾注意的中心。

一些作開場序幕的節目過後，正式的競技便告開始。先是幾場徒手的肉搏，大都演成致命的結果，照著他們的勇敢和技術而贏得觀眾們不同程度的喝彩。其用意是要引起觀眾們更強烈的慾望，使他們更熱切地期待跟著而來的更富刺激性的節目。

非洲人與巴塔維亞鬥士比武

特別贏得觀眾佩服喝彩的，是一個從毛熱達尼亞來的非洲人，他有巨人般的體格和魄力，而他靈巧的武藝似乎正與他強大的氣力相配。他以使人讚歎的靈巧揮舞著他的短刀，輕易地把每個對手都殺死了。

跟著這個非洲人要 and 一個巴塔維亞鬥士比武了。這個巴塔維亞人的身量和氣力都不下於這個非洲人。兩個人有因著特別顯著的對比；非洲人有黃褐色的皮膚，發光的鬚髮，和閃爍的眼睛；而巴塔維亞人的膚色較淺，有金髮，和一雙銳利的灰色眼睛。他們在各方面都不相伯仲，所以難以估計誰勝誰敗；但非洲人已經鬥了好些時候了，所以人都以為他得勝的可能性較少。然而搏鬥開始時，雙方都一樣地威風，一樣地熱切。巴塔維亞人以驚人的刀法向對方衝刺，但都被對方靈巧地避過了。非洲人雖然敏捷猛戾，但碰到這個沉著應戰的機警對手，卻無能為力。

正在相持不下之際，一個信號發出，比武暫停，兩個鬥士被帶離場。這並不是因為起了憐憫或欽佩的心，只是為要使羅馬觀眾得著更滿足的心情。大家都知道這兩個鬥士將會帶著更大的力氣出來再鬥，將會有更精彩的場面表演給人觀看。

接著，有大批的人被帶到競技場上來，個個手持利劍，立刻開始互相攻擊。這並不是分為兩方的作戰，而是一場大混戰，人人隨意攻擊旁邊的人。這樣的相殺是最兇惡的，所以也是最富刺激性的。這種惡鬥往往在最短的時間內就造成了最大的毀滅。競技場顯為一片悲慘的大混亂。500 個手持武器的壯年男子一同作混亂的搏鬥。有時他們糾纏成為一大堆，有時分開一對一對在決鬥，留下的是整堆的屍體。存下的人再次彼此兇猛搏鬥，到處都有一對一對的搏鬥，得勝的人又衝前和別人搏鬥，最後尚存的又集合起來混殺一場。

後來，他們的搏鬥漸漸轉弱了。500 只剩下 100，個個都疲憊受傷。突然間，一個信號發出，兩個鬥士躍進鬥場，從相對的方向衝入這一班人中。這兩個人就是那個非洲人和那個巴塔維亞人。他們經過休息，精神奕奕，向這些既無心聯合作戰，又無力抵抗的可憐蟲攻擊。景象簡直變成屠場。兩個巨人毫不留情地見人就殺，直至他們兩個人筆直地站在鬥場中，得意地聽著座上無數觀眾所發出如雷的掌聲。

當被殺者的屍體移去時，兩人再進行決鬥來鼓起觀眾的注意力。這場搏鬥正如前一樣地兇猛。非洲人靈巧活躍，巴塔維亞人小心機警。最後非洲人拼命地一刺，巴塔維亞人敏捷地把它擋開，而如閃電似地來個還擊。非洲人向後一躍，跌掉了短刀，但躲得太遲，對手已一劍刺進了他的左臂。當他倒下去的時候，成萬的觀眾發出歡呼的聲音。但這並不是終局，因為當得勝者威風地站在受傷者的身上時，場中侍應人一擁而前把他拖走。然而羅馬觀眾和那受傷者都知道，這並不是出於憐憫；他只是被留下來等最後命運的臨到罷了。

一個年輕的軍官對他的同伴說：「馬克路！這個巴塔維亞人的確實是個了不起的能手！」他的同伴回答說：「盧科路！不錯！我想我從未見過比他更強的鬥士！真的，他們兩個都比普通的鬥士強得多了。」

馬塞殺猛獸

「聽說，還有一個比他們兩個更強的呢！」「阿！那是誰？」「是馬塞(Macer)，我以為他是我所見過最強的一個鬥士。」「我也聽過這名字。你想他今天會出場麼？」「聽說會的」。

這短短的對話被一陣來自養獸所的吼聲所打斷，這種猛烈的可怕的吼聲，是最利害的野獸在極度饑餓時所發出的。

不久就有人在養獸所上面把鐵柵打開，一隻老虎昂首步入競技場。牠是前幾天才從非洲運來的，已經三天不給牠喫，挨餓受禁使牠發怒到使人見而生畏的程度。牠揮舞著尾巴，環步競技場，牠那滿是血絲的眼睛向上瞪著觀眾。但觀眾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另一個目標去了。對面有一個人被推進競技場中，除了一塊很簡單的腰巾以外，他和普通的鬥士一樣地身上沒有一點武裝，他拿著短刀，以穩定的步伐，向著競技場中央前進。

所有的視線立刻集中在這個人身上，無數的觀眾從四方喊起來：「馬塞！馬塞！」老虎立刻看見了他，發出一聲可怕的短哮。馬塞站定，兩眼鎮定地盯著這隻野獸，老虎更猛烈地揮舞著牠的尾巴，向他跳躍而來。牠先蹲伏，跟著突然躍起，直撲馬塞。但馬塞早知老虎有此一著，像閃電似地向左邊躲過了，正當老虎落地之時，他一刀直刺虎心。這是致命的一刺。龐大的猛獸從頭到腳都抽搐著，四腳縮起，發出最後的吼聲，很像人類的尖叫聲一樣，倒死沙土上。

像打雷般的掌聲又從觀眾中爆發出來，馬克路喊著說：「好極了！我從未見過可以和馬塞比匹的本領！」他的朋友補充說：「毫無疑問地，他一生都是在打鬥中長大的！」

老虎的屍體迅速被拖出去，打開鐵閘軋軋作響的聲又引起了觀眾的注意力。這次放出來的是一隻獅子。牠緩慢地向前行，好像驚奇地東張西望。這是同類的獅子中最大的一隻龐然巨物，是專為優越的對手而保留的。牠的力量看來足以應付兩隻像剛才所見的那隻老虎。在牠旁邊，馬塞有如一個小孩子似的。

這隻獅子已經挨餓好久了，但牠並不顯出像那隻老虎一樣的怒氣。牠橫越競技場，然後急步環繞競技場走了一周，好像是尋找逃跑的出路似的。當牠發現四面皆壁的時候，牠就退回競技場中央，俯臉貼近地面發出極其低沉、極其響亮的長吼，四壁巨大的石塊也因這聲音而震動起來。

馬塞仍是動也不動地站著，他面部肌肉一點也沒有改變，他昂首保持著審慎如前的表情，手拿著刀作準備隨時行動的姿勢；最後獅子轉身正面向他走來，野獸與人彼此打量著。人鎮靜的凝視似乎使野獸滿腔惱怒，牠的毛和尾巴直豎起來向後退，搖動著牠的鬃毛，作蹲伏的姿勢準備來個可怕的猛撲。

無數的觀眾都著了迷似地站立起來，這正是適合他們胃口的一個場面。黝黑的獅子突然向前猛撲，但是馬塞照著他習慣的動作閃過一邊用力刺去。但這次馬塞的刀刺到牠的一條肋骨而脫手掉下。獅子只受輕傷，而這一刺卻使牠發怒到了極點。

然而在這可怕的關頭裏，馬塞卻還是一樣地沉著。他空手站在猛獸面前，等候牠撲擊。獅子一再地猛撲，但每次都被他靈巧地躲過，並且他在躲避的動作間，設法逐漸接近墜刀的地點。到他拾起刀了，他就等候獅子最後的一撲。獅子又是照樣地撲來，但這次馬塞達到了目的，一刀刺進獅子的心，龐大的猛獸因痛倒下，在地上打滾。牠突然再站起來，狂奔橫越競技場，發出最後的一聲怒哮，便倒死在牠進場時經過的鐵柵下面。

馬塞這時被帶離場，而那個巴塔維亞人再度出現。羅馬人所耍的花樣多著，放出一隻小老虎，但隨即被巴塔維亞人擊倒了。跟著又放出一隻獅子來。這獅子雖然只和普通的獅子一樣大，但卻極其兇猛。巴塔維亞人顯然比不上馬塞，獅子最初一撲就使他受了傷，當牠再撲時，就抓住了對方而把他撕裂了。然後馬塞再出場，他輕易地把獅子殺死了。

此刻，當馬塞正站在那裏接受觀眾無限的喝彩時，對面又有一個人進來。原來就是那個非洲人，他受傷的臂還沒有裹起來，手帶著血垂在身旁，艱步向著馬塞蹣跚而來。觀眾知道他是給打發出來被殺的。這個可憐人自己也知道，因為當他走近他的對手時，就把刀扔下，絕望地喊著：「快點！殺我，使我免挨疼痛！」

馬塞宣告自己是基督徒，不殺人

使觀眾驚愕的是，馬塞退後丟掉自己的刀。觀眾瞪眼看得發呆，不勝驚奇。更令他們駭異的是，馬塞轉過來向因著德修皇帝，伸開雙手，高聲喊著說：「亞古士督大帝！我是個基督徒，我願意跟野獸打鬥，但我不動手殺人；我可以死，但我不殺人。」於是觀眾鼓噪起來。

「他說甚麼？」馬克路喊道。「基督徒！那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盧科路說：「我聽說，有幾個卑鄙的基督徒到監獄裏去探訪他，他就加入了那可恥的教派。那

些人都是人類的渣滓，很可能他的確作了基督徒。」「他寧願不殺人而招致死亡麼？」「這是那班狂熱之徒的作風」。

馬塞不還手，任憑受傷的非洲人來殺害

在這群殘酷的觀眾中，烈怒代替了驚奇。區區的一個鬥士竟然膽敢使他們失望、使他們非常憤怒。競技場裏照應的人衝出來干涉，打鬥非繼續下去不可。馬塞若不鬥，就該負後果之責；但馬塞很堅決。他空手向非洲人走前去，這個對手本來是他一拳就可以解決的。非洲人的臉好像惡魔，他又驚奇又歡喜，兩隻邪惡的眼發出得意的閃光。緊握著他拾起來的刀，刺進馬塞的心。

「主耶穌！求你接我的靈魂——」他的話淹沒在猛湧出來的鮮血中。於是，這個謙卑而勇敢的為基督作見證的人，離開世界而加入榮耀殉道者的行列中。

兩位軍官關於基督徒的對話

馬克路問說：「這類的事是常常發生的麼？」「在基督徒出場的時候，這是常見的。無論多少猛獸，他們都肯鬥。女孩子們會果決地迎接獅子和老虎，但那些瘋子，沒有一個肯和人打鬥。觀眾對馬塞感到極其失望。他是鬥士中最有本領的一個，可惜作了基督徒便幹出愚笨的事來。」馬克路說：「能使一個普通的鬥士行出這樣的事來，那一定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信仰呀！」盧科路說：「你將有機會更多地瞭解這種信仰的。」馬克路問：「何以如此？」盧科路說：「難道你還沒有聽見麼？你是被派去搜索這班基督徒的。他們躲進瑩窟去，非把他們搜索出來不行。」

馬克路說：「我以為他們已經吃不消了，今天早晨才燒死了 50 個。」

盧科路說：「上星期也有 100 個被斬首。但這算不得甚麼。城裏滿是那些人；皇帝決心徹底地復興舊時的信仰。自從這些基督徒出現以來，帝國就一直地漸漸衰落。皇帝已決心把他們消滅，他們是國家的災禍，必須適當地對付他們，你不久便會明白了。」

馬克路謙卑地回答說：「我在羅馬住的日子還不多，我也不明白基督徒到底相信些甚麼，我曾聽說樣樣的罪都加在他們身上。但是，事情若是像你所說的那樣，我必有機會去瞭解的。」

一位老人宣告基督徒身分，被野獸撕碎

這時另一個場面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一個老人進入競技場，他因年紀很老，背脊已彎，頭髮全白。他那尊嚴的臉孔和端莊的態度，本來是應該引起人們敬重的，但他一出現就被觀眾大聲嘲笑。

當嘲笑和吶喊的聲音進入他的耳朵時，他抬起頭來說了幾句話。

馬克路問說：「這是誰？」他名叫「『亞歷山大』，是那可憎的基督教派的教師，他非常頑固，不肯放棄信仰——。」「噓！他在說話。」

這個老人大聲說：「羅馬人哪！我是個基督徒。我的神曾為我受死，我也甘心樂意地為祂捨命——」

一陣狂叫和咒罵的聲音從殘酷的群眾中爆發出來，把他的聲音遮掩了。吵聲尚未停止，就有 3 隻豹向著他跳躍而來。他盤著雙手舉目望天，動著嘴唇好像禱告那樣。兇猛的野獸撲在他身上，在幾分鐘內他已被撕成血肉模糊的碎片了。這時又放進些其他的野獸來，他們在圍著的場內跳來跳去，向著鐵柵猛撞，在烈怒中彼此相咬，真是個嚇壞人的場面。

基督徒少女唱聖詩喂野獸

正在此刻，一群毫無辦法的囚犯被粗暴地攆進這群野獸當中，他們大多數是年輕的女子，她們就這樣地因羅馬暴徒的嗜血慾而犧牲了。這種情景本來應該足以感動任何有血性之人，但「憐憫」已經不再存於羅馬人的心了。這些可憐的少女顯出人類軟弱的天性，在面臨如此可怕的死亡時，不禁畏縮恐怖；但過了片刻，她們的信心又重新得力，克服懼怕，鎮靜下來。當野獸發覺牠們面前的大餐而向她們走來的時候，她們手牽手，舉目向天一同唱出莊嚴動人的聖詩，清脆柔揚的歌聲直達天庭：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流血、痛苦、死亡，使她們的歌聲沉寂了；一個一個挨次地發出來的痛苦尖叫聲，和讚美的呼聲混在一起。這些如此壯烈受苦並且盡忠至死的少女們的靈魂，帶著她們的歌聲加入於在天已蒙救贖者的歡樂讚美中。

第二篇 禦營

禦衛隊成員：馬克路與盧科路簡介

馬克路生於加德斯，從小便在嚴格的羅馬軍紀中培養起來。他曾被派到非洲、敘利亞、和不列顛駐紮，在那些地方他不但在戰場上英勇出眾，在營地上也以善於處事見稱。因為這緣故，他得了不少的榮譽獎，並且級級高升。他到達羅馬的時候，甚得羅馬皇帝的喜悅，因而被委派在禦衛隊中服務，

任榮譽的職位。

盧科路從未離開過義大利國境，甚至連羅馬城外也未曾到過。他出身於一個享譽最久的羅馬貴族家庭，也有相當的財富和勢力。他因傾慕馬克路的勇敢與坦率，遂與他結成密友。盧科路透徹地熟識首都的情形，所以他對於人地生疏的馬克路很有幫助。前面所描述的場面，就是馬克路首次參觀這個著名的競技場的經歷。

禦衛隊的紮營靠近城牆，連接於另一堵圍著管所的牆。軍兵住在牆內的小室裏，他們的人數許多，裝備都是最上乘的。因為他們駐守京都，所以有權來長期控制首都政府的安全。禦衛隊中的指揮職位，是個當然致富之途，馬克路的前途應是無可限量的。

盧科路給馬克路交代任務，介紹情況

翌日清晨，盧科路走進馬克路的房間，照例行過敬禮以後，他們談起昨天所看見的打鬥場面。馬克路說：「我對於這樣的場面不感興趣，這是懦夫的表演。我喜歡看兩個受過良好訓練的人作公平的競技，但在競技場裏如此的屠殺，是極討厭的，為甚麼要把馬塞殺掉？他是個勇士，我敬仰他的膽量，而且為甚麼要把老年人和年輕的女孩子交給野獸吞噬？」

盧科路說：「這是合法的；因為他們是基督徒」，馬克路說：「答案老是這個，基督徒究竟犯了甚麼法？在世界各地我都見過基督徒；但從未聽說他們作了甚麼擾亂的事。」盧科路說：「他們是人類中最壞的」。馬克路說：「講的是這樣，但有甚麼憑據呢？」

盧科路說：「憑據？這實在太明顯了，他們的罪是陰謀反對法律和國教，他們極其憎恨我們的常規。甚至死也不肯獻祭。他們不認任何皇帝或君王，只認那個被釘十字架的猶太人，相信祂現在仍然活著。他們對我們懷惡意，斷言我們將來都要在陰間受永遠的苦刑。」馬克路說：「這也許是事實，我不能置論，我對他們是一無所知的。」

盧科路說：「城裏滿是這些人；帝國受他們蹂躪，大家都注意這事，眼睜睜地看見並且哀嘆著帝國漸漸地衰落，到處暴露弱點，發生叛亂，疆土日益縮小——這些不幸都隨著基督徒人數增加而增加著，這些惡運若不是他們帶來的還有誰呢？」

馬克路說：「他們怎樣造成這惡運呢？」盧科路說：「是由他們那可憎的信仰和行為造成的，他們教訓人說，導致我們國家繁榮的宗教是一種災禍，我們不朽的神明是倒黴的惡魔。他們教訓人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切的道德，他們秘密的活動是最黑暗和最汙穢的罪行。他們常常聚集在不易覺察到的地方，但有時我們也無意中聽見他們秘密的談話和淫猥的歌聲。」

馬克路說：「這真是太嚴重了！若是事實的話，他們當然應受嚴厲的處分。但據你自己所說，他們是躲藏著的，很少人知道關於他們的事。請告訴我：昨天那些受害的基督徒是像這樣的人麼？那個老年人是像一輩子作惡的人麼？那些柔弱的少女在等候獅子吞噬時所唱的詩歌是淫猥的麼？」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馬克路低聲唱他所聽見的歌詞，盧科路說：「好朋友！我承認我為他們哀悼」。馬克路說：「而我呢，若不是一個羅馬軍人的話，我會哭出來。試想一想！你所告訴我這些基督徒的事，你承認只是從那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人聽來的。你斷言他們是又無廉恥又下賤的人、是世上的渣滓。我卻看見他們所面臨的慘死，是足以考驗有最高尚素質之人的，然而他們豪爽地迎接它；他們死得莊嚴。在羅馬歷史中，沒有比昨天更偉大的忠於信仰的場面。你說他們痛惡軍人，但他們即不反抗律法；你聲稱他們不貞潔，但世上若有貞潔的話，這貞潔就當歸於昨天死去的那些少女了。」盧科路說：「你為那些被棄的人惋惜了。」

馬克路說：「盧科路！不是那樣，我希望知道真情，我一向聽見這些報導，但昨天我才開始懷疑這些報導可能是錯誤的。我剛才誠懇地詢問你，我發現你所知道的是毫無根據的。我這才想起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愛和平並忠實的。他們不作任何暴動或擾亂的事，所控訴他們的罪都是不能證實的，那末為甚麼要把他們處死呢？」

盧科路說：「皇帝有充分的理由來支持他們的方針」。馬克路說：「他可能是被那些無知或狠心的大臣所煽動。」盧科路說：「我相信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馬克路問：「被處死的人數不少吧？」盧科路說：「是的，有幾千了，但還有許多仍然找不到的，這就使我想起我來這裏的使命；我帶給你皇帝的委任狀。」

盧科路從軍人外套中取出了一卷羊皮紙的公文，遞給馬克路，馬克路熱切地查看它的內容。這委任狀升擢他的官階，任命他去搜尋拘捕躲藏著的基督徒，特別指明那些在瑩窟中的。馬克路讀了委任狀時緊鎖雙眉，把它放下。盧科路說：「你似乎不大喜歡。」馬克路說：「我承認這工作是不愉快的。我是一個軍人，作劊子手去搜索老年人和柔弱的孩子不是我高興作的事；但身為一個軍人，我不得不服從。請告訴我一點關於瑩窟的事吧！」

盧科路說：「瑩窟？是地下區域，在城市底下，延展到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一有危險的時候，基督徒便飛奔到這些瑩窟去，他們也習慣在那裏埋葬他們的死人。他們一到那裏去，就逍遙在國家權力範圍以外了。」馬克路問：「誰造這瑩窟？」

盧科路說：「沒有人確切知道，那是許多世代以來就已經有的了，我相信是為要取建築用的沙土來製三合土而鑿成的。現在我們所有的沙土都是從那裏掘取來的，你可以看見工人從條條大路上把它運進城來。如今他們要到很遠的地方才取得著，因為經過了長久的歲月，他們在地下掘了許多隧道，今日這個城市已經好像是築在一個蜂巢般的地基上了？」

馬克路問：「有沒有一些進口呢？」盧科路說：「有數不了的進口，這就是困難的問題，若只有幾個，我們便可以捉到這些亡命之徒了；但我們不知道從那一個方向進襲他們。」馬克路問：「有甚麼可疑的地區麼？」

盧科路說：「有的！若沿亞比島路下去，大約走兩哩路遠，在開西力亞麥特拉的墳場附近有個大圓塔，在那裏常常發現有屍體。人們推想這些可能就是從競技場裏取出來埋葬的基督徒屍體，取屍體的基督徒遇見衛兵時便把它拋下逃走了。但是這個線索離目的地還是非常之遠，對你畢竟沒有甚麼幫助。就是你進去了，若沒有住在裏面的人指點你，你也無法深入這迷宮般的瑩窟的」。

馬克路問：「誰住在那裏？」盧科路說：「掘沙土的人，他們仍然在那裏為建築商掘沙土。他們差不多都是基督徒，並且常常在裏面掘穴安葬死了的基督徒，這些人一直都住在那裏，所以不單對那些道路很熟識，並且似乎有一種直覺指導他們。」馬克路問：「你到過這瑩窟麼？」盧科路說：「很久以前到過一次，有一個掘沙土的人帶我。我只在那裏逗留了片刻之久，在我的印象中，這是世上的一個最可怕的地方。」

馬克路問：「我只聽過『瑩窟』這個名字，但從來一點也不知道它的情形。竟然這麼少人曉得，真是奇怪的事。這些掘沙土的工人，可以請來帶衛兵穿過迷宮般的隧道麼？」

盧科路說：「不！他們不願出賣基督徒的。」馬克路問：「曾試過他們麼？」盧科路說：「當然！有些答應了，但是他們把衛兵帶過錯綜的隧道，直到他們迷亂，火炬也熄滅了，衛兵越來越恐怖時，就請他帶他們出來。於是掘沙土的工人說基督徒一定已經逃走了，便把他們帶回出發的地點來。」馬克路問：「是不是沒有一個人堅決繼續搜尋，直到把基督徒找到呢？」盧科路說：「若他們堅持繼續搜尋，掘沙土的人會一直不停地帶著他們迂迴走過數不盡的隧道，走來走去也還是在一個地區之內兜圈子。」

馬克路問：「難道一個願意出賣基督徒的人也找不到麼？」盧科路說：「有時是有的；但有甚麼用呢？警告一發出時，所有的基督徒都各自從旁邊的岔路消失了，岔路是到處都有的呢。」馬克路說：「那末我成功的希望似乎很少了」。

盧科路離開時這樣說：「十分少，但大部都是靠賴你的勇敢和精明，若你在這事上成功，你便交大運了。我走了，祝你順利。我已經將所知的一切都告訴了你，你將從任何一個掘沙土的工人知道得更多。」

馬克路埋頭在雙手中沉思，頭腦中一直浮現著那首宣告勝過死亡的壯麗之凱歌。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第三篇 亞比烏路

馬克路考察「瑩窟」

(1) 瑩窟地面上的景物

馬克路毫不遲延地開始執行他的任務，翌日他便出去考察。為了只是要作一次調查，所以他不帶兵士同行，他從禦衛營動身，獨自步行出城，走上亞比烏路去。

這條有名的路兩旁都是成排的壯麗墳墓，各由死者的家屬細心保護。離這條路較遠的地方，有許多堂皇的住宅和別墅，正如城裏櫛比的房屋一般。空曠的郊區還要走一段很遠的路才能到達。

最後他走到一座大圓塔那裏，離門口還約有兩哩的地方。圓塔是用大石塊砌成的，裝飾得簡單而美觀。其樸實的風格和堅固的工程，使它具有傲然抵抗年代之侵蝕的氣概。

馬克路至此停步回顧，對於初到羅馬的陌生客，每一景象都有新而有趣之感。最堪注目的是排成長列的墳墓，即是古昔那些偉大、高貴、勇武的人最後安息的地方，他們的墓誌一面表揚他們在世功勳的榮譽，一面顯示他們來生指望的暗淡。藝術和金錢造成了這些豪華宏偉的墓碑，歷代虔誠敬愛之心保存因著它不致朽壞。路旁的兩排墳墓一直延展至屹立著的開雅斯塞斯丟金字塔為止，整個墳場的景象呈現因著一種世上罕有的最宏壯的奇觀。

環顧四周，房屋櫛比；因為這個帝國首都的地盤，早已超越了它的舊界，它向四郊遠遠擴展，現在何處為郊區的盡頭，何處為城市的開始，已使遊客難以分辨了。

馬克路遠遠地聽見來自城裏低沉無間的聲音；無數的兵車在馳騁，許多的行人在奔跑。屹立於前的，是紀念碑、廟堂、和白光閃爍的宮殿、及數不盡的圓形屋頂和石柱，高聳入雲有如一座空中的

城市，而高過這一切的，是其上冠以丟斯廟的加比多連山。

然而死人墳場的嚴肅氣氛，比較活人住宅的一切華美，卻使人得著更深刻的印象。四周所看見的，是何等光榮的建築物！有傲立著的羅馬古昔貴族的紀念碑。凡豪傑、天才、剛勇、尊榮、財富、和一切人所敬佩的美德，都用美麗的詞句刻在碑上來激起參觀者的讚賞。到處建立各種的塑像，表彰古舊異教最高的權勢。然而它實際的影響力，卻不符其外形的華麗或儀典的壯觀。死者的碑銘顯示他們的誇勝，只在乎對今世的愛好，而沒有對來生的信心；只有對現世享樂的羨慕，而沒有對將來永生的把握。

馬克路凝視著這情景而慨然默想，不禁再回憶西塞祿的一句話：「你想埋在墓中的人會不快樂麼？」他想：「我現在要搜尋的這些基督徒，他們所懂得的哲學，似乎比我能探討的還多。他們不單已經勝過了死的懼怕，也已經得著了赴死的勇氣。他們究竟有甚麼神秘的力量，甚至能感動他們中間最年青和最柔弱的人呢？他們所唱的詩歌有甚麼奧秘的意義呢？我的信仰只能希望我可以不至不快樂；他們的信仰卻能使他們唱著得勝的樂歌而赴死！」

但他要如何進行他搜索基督徒的任務呢？群眾在他旁邊經過，但他看不到一個像是能夠幫助他的人。大小不同的牆、墓、廟，到處都是，但他卻看不見一個像是與瑩窟連接的所在，他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辦。

他沿著街道慢步而行，仔細地察看所遇見的每一個人，精密地檢查每一間屋；然而除了發現外表上毫無與地下瑩窟有關的跡象以外，一點結果都沒有。白天快要過去，時間漸漸晚了；但馬克路記得盧科路說有許多通到瑩窟的入口，所以他便繼續搜尋，希望天黑以前會找到一些線索。

(2) 發現可疑人

最後他的搜尋得著了結果，他向各方面踱來踱去，時或多次照著原路回到起行的地方。到了黃昏，日頭臨近地平線時，他敏銳的眼睛瞥見了一人迎面走來，背後跟著一個男童。這個人身穿粗布衣，沾染著潮濕的沙土。他們膚色蒼白，像個久經禁錮的人，他整個的形貌立刻引起這個年輕軍人的注意。

馬克路走到他旁邊，把手按在他肩頭上說：「你是一個掘沙土的工人吧，跟我來！」這個工人抬起頭來望他，看見一副嚴厲的面孔。一見他的軍官制服便不禁吃驚而拔足逃走，馬克路來不及轉身跟蹤，他已經闖入一條橫巷而消失了。

(3) 抓住童子坡流

但馬克路卻一手把童子抓住，他說：「跟我來！」這個可憐的童子抬頭望他，他那非常驚恐的苦相使馬克路大受感動。「為我母親的緣故求你可憐我吧！我若被拘捕的話，她一定會死。」孩子跪在馬克路腳前啜泣著說：「來！我必不傷害你！」馬克路帶他離開其他過路的人，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他停下來面對面質問童子說：「喂！老實告訴我：你是誰？」童子說：「我名叫『坡流』！」

「你住在那裏？」羅馬！」「你在這裏作甚麼事？」我出來辦一件事！」「那個跑了的人是誰？」掘沙土的工人！」「你跟他作甚麼事？」他替我帶一包東西！」「甚麼東西？」食物！」

「你要他帶給誰？」一個在這裏的窮人。「他住在哪裏？」離這裏不遠。「喂！孩子！你總要把實情告訴我，你知道瑩窟的一些事情麼？」童子低聲回答說：「我曾聽說過，你曾到裏面去過麼？」「我曾到過其中一些地方。」你認識有誰住在裏面沒有？」「有一些，那個掘沙土工人就住在那裏。」那末你剛才就是跟他一同往瑩窟去的麼？」「天這樣晚了，我還去那裏作甚麼？」童子天真地說：「這正是我想知道的，你剛才是不是去那個地方？」「既然是律法所禁止的地方，我怎麼敢去？」馬克路突然地說：「現在已是黃昏，跟我到那邊的廟宇去拜神好麼？」

童子遲疑了一下，說：「我忙得很！」「我從不忽略敬拜神明。你既然在我手中，就必須跟我一同去叩拜。」童子堅決地說：「我不能跟你去！」「為甚麼不能！」「我是個基督徒！」

「我曉得！那末你就有些朋友在瑩窟裏，而你現在就是要到那裏去的，他們就是你送食物供養的窮人，你就是為他們跑差事的。」

童子低下頭靜默不作聲，「我要你現在就帶我進瑩窟裏去。」阿！寬大的軍官！求你可憐我！不要叫我作這事，我不能作！不願出賣我的朋友們。」

「你無須出賣他們。給我知道通到下面去的好幾千條地道的一條入口，一點也沒有關係的。你以為禦衛兵完全不知道麼？」

童子想了一下，最後表示同意，馬克路牽著他的手跟他行，童子轉過來向亞比烏路右面走了不遠，來到一間沒有人住的屋子。他進去，走下地窖，這裏有一個像是進去小房間的門。童子指向這門，就停步了。

馬克路堅決地說：「我要下去看看！」「你當然不敢單獨下去的；是麼？」「基督徒們聲稱他們不犯殺人的罪，我還怕甚麼？你領我往前走就是了。」「我沒有火炬！」「我是準備好才來的。往前走吧！」「我不能！」「你不肯麼？」

童子說：「我當然不肯，我的朋友親屬都在下面，我寧願自己死，也不帶你到他們那裏去。」

「你膽子大，但你不知道死是甚麼」。「你以為我不知道麼？哪裏有怕死的基督徒？我曾親眼看見我許多朋友在痛苦中死去，我也曾親手幫助埋葬他們，我一定不帶你到那裏去，把我帶到監牢裏去吧！」

童子把臉轉過一邊，「我若把你帶走，你的朋友們將怎麼想呢！你有沒有母親？」童子低頭流下痛苦的淚。一提及他親愛的媽媽，就使他不勝傷感！「我看出你有母親，而且你也愛她。帶我下去吧，你可以再和她同在一起的。」「我決不出賣他們。我願先死，隨你的意處置我吧！」

(4) 說服童子，找到瑩窟

馬克路說：「我若存著惡意，你以為我會不帶隨從而獨自下去麼？」「作個軍人又是個禦衛隊軍官，若不想把被迫害的基督徒消滅，還要他們作甚麼？」

「孩子！我沒有惡意，你若領我到下面去，我發誓必不利用我所發現的事來害你的親戚朋友。我下去時，我就是一個俘擄，他們可以任意辦我。」

「你真地發誓不出賣我麼？」

馬克路嚴肅地說：「是的，我指著凱撒的生命和不朽的神明起誓。」童子說：「那末就來吧！我們無需火炬；小心跟著我走就是了。」於是童子進入狹窄的門口。

第四篇 瑩窟

馬克路和童子在瑩窟中前行

他們在黑暗中繼續前行，直到地道變寬的地方，就有通到下面去的梯級，馬克路抓住童子的衣衫跟他走，這樣的情境當然會使人恐慌。馬克路自願進去會見那些人，正是因他自己同僚的迫害而離開地面下到淒涼的地道去住的基督徒。那些人是不能不認他為仇敵的。然而他們優雅溫和的態度，給他得著如此深刻的印象，使他相信將自己交在他們手中是不至遭害的。在這個難以進入的黑暗迷宮中，他的性命完全在這個童子手中，但他並沒有顧到這一點。為要更多地瞭解這些基督徒，並為要發現他們的信仰的秘訣，他存著這種渴望，使他繼續往前走，他並且照著所起的誓，決意不利用這次的探訪來出賣或傷害他們。

往下走了一些時，他們便沿著平路走。不久轉了一個彎，來到一間拱形的小室，這裏有從火爐發出來的微光。童子顯然是個十分熟識道路的人，用毫不猶豫的步伐行走。將到這小室，他就拿起擺在那裏的一把火炬，點著了繼續前進。

坡流先行，馬克路跟在後面，火炬的光只微弱地照明了極度的黑暗。從來沒有一線的日光曾照進這裏來減少那使人鬱悶的幽暗濃度；這黑暗簡直似乎是摸得著的。火炬的光只照到幾步遠就消失於黑暗中了。

路徑曲折而進，經過了無數的轉彎；坡流突然止步，指向下方。馬克路在幽暗中望去，看見路中有一個再通往下面的洞，似乎是一個無底的深坑。「這洞通到那裏去？」「下面！」

「下面還有地道沒有。」「有的，很多，而且那些地道底下還有地道呢。我到過三層地道，有些掘沙土的老工人說，有些地方他們曾下到很深的坑道裏去。」

地道再曲折而進，直到使進去的人對於方位的概念完全遺忘了。馬克路這時不知道自己離入口處是在幾步之內，或在幾哩以外，他昏亂的思想不久就轉到別的事物上了。初時所得的印象消失時，他就更詳細地察看路上的景物，並且更密切地注視這個陌生地方的奇觀。整條狹窄的路徑兩旁牆上看來都鑲有墓碑，墓碑排列得十分整齊緊密，碑與碑之間幾乎不留一點空隙。從碑文上可以看出都是基督徒的墳墓，他沒有時間停步細讀，但他注意到有同樣的句子屢屢出現，諸如：

挪利亞——安睡於此

浮斯塔——安息於此

在每一塊碑上他幾乎都看見同樣的甜蜜、優雅的字句；馬克路想：「平安！這些基督徒真是何等使人歎服的！甚至在如此的情景中，他們仍然存著視死如歸的至高的心靈。」

繼續往前走時，他的眼睛越來越慣於在黑暗中視察了。這時地道越來越窄，他們必須彎腰緩步前行。土牆掘得很粗糙，因為工人剛剛把掘出來的沙土挑往地面去作建築使用。地下有些地方滿佈著潮濕和菌狀的生長物，加深了昏暗的顏色，並把空氣充滿了濕氣，加上火炬的煙，使氣氛變得更為鬱悶。

他們經過數以百計的岔路，和幾十處幾條路的會合點，條條都分歧通往不同的方向。這些數不盡的地道，使馬克路曉得他現在已絕望地和上面的世界隔開了。他的生命握在這個童子的手掌中。「曾有人迷了路麼？」「時常有的！」「他們後來怎樣？」

「有時他們徘徊著直到遇見一些同伴，有時永遠不再有他們的消息。現在我們對這地方大半都很熟悉了，我們一旦走迷了路，很快地又回到熟悉的路來。」

有一件事使這個少年軍官驚訝的，就是看見小型的墳墓最多。坡流對他說那些是小孩子的墳墓，這就使馬克路心中生發前所未有的感想。

「小孩子！」他想，幼年、純潔、天真的孩子怎麼埋在這裏？為甚麼不把他們埋在有慈愛的陽光照耀、有美麗的香花開放的地面呢？難道他們生前也像成人一般地為生活而在這樣黑暗的地道裏奔波麼？難道他們也得分擔成人因逃避迫害而在這裏受苦麼？難道他們脆弱的小生命是因住在地下那有害的空氣和無窮的黑暗中而早殤麼？

馬克路說：「我們已經走了很久了，要到了麼？」童子說：「很快了！」對於搜捕這些亡命者，無論馬克路在進入瑩窟以前打過甚麼主意，至此他才看出一切的嘗試都必歸於徒然。一隊軍兵可能進入這瑩窟，但始終也不能走到看得見基督徒的地方。越走越遠，必將越發絕望；他們可能在無數的地道中分散迷失直至死亡。

這時有低沉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使他側耳聆聽。經過狹長的地道而來的那無法形容，好像是來自天上的悅耳低聲，使他聽見迷得出神。

當他們繼續走前去時，一道光照亮了他們面前的黑暗。聲音越來越響，有時漸漸提高成為壯麗的合唱，一時又漸漸變弱成為柔弱，哀而不傷的禱告歌詞。幾分鐘後，他們走過一個轉角，突然出現於唱歌群眾面前。

看到基督徒聚會

坡流說：「停步！」一面阻止他的同伴，一面弄熄他的火炬。馬克路聽從他，熱切地注視面前的景象。這是一個拱圓頂的小室，約 15 呎高，30 呎方，擠在其中的男女老少，約有 100 個人左右。一邊有一張桌子，桌後站著一個年高的男人，似乎是他們的領袖。室中火炬照耀，在會場上發出紅色的光輝。這些勞苦消瘦的人面上所顯出的特徵，都像馬克路所看見的掘土工人一樣。但他們此刻的表情，卻不是憂愁、淒慘、或絕望的。他們的眼睛閃著希望的光芒，臉孔露出喜樂和得勝的容貌。這情景深深地打動了馬克路的心弦，因為它證實了他所見於基督徒身上的一切勇氣、盼望、和平安，都是出自他們裏面隱密處的。

唱完詩歌，停了一下。高年的領袖展開書卷，讀出了一些在馬克路聽來是全新的道理，就是有關不滅之靈魂和死後之生命的至高明確的宣告。會眾信靠這些話好像是生命有關的信息一樣。最後他

讀到一句突然而來的快樂宣告，引起了聽眾發出感激和熱望的低微聲浪。這些話的意義，他們雖然不充份地明白，但卻大大地受到感動：「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阿！你的毒？在哪裏？死的毒？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這些話似乎在馬克路的心裏開闢了一個新思想的新世界。罪、死、基督、及一切根據這些而來的無窮的思想，都模糊地出現於他覺醒了的靈。想要發現基督徒秘訣的願望，如今在他心裏更加火熱起來。

領袖抬起頭，舉起雙手，作了熱切的禱告，跟著大家唱了一首詩，然後散會。

馬克路說明來意

坡流帶著馬克路走到前面去。一看見馬克路雄糾糾的姿態和閃光的鎧甲，大家都開始往後退，想要從不同方向的地道逃跑；但馬克路大聲喊著說：「基督徒們！不要怕！在你們的權下，我是獨自一人。」

於是大家轉身回來，用焦慮好奇的眼光注視他，領會的老人家走前來誠懇地望著他。問說：「你是誰？為甚麼要到世上留給我們的最後居所來搜尋我們？」「不要懷疑我有惡意，我沒有隨從，單獨地來，不是可以任由你們擺佈的麼？」「但一個軍人，一個禦衛軍官，對我們有甚麼好意呢？你是不是被追趕而來的？你是不是是一個罪犯？你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險？」

「不！我是個高級有權力的軍官，但我一直都渴切地尋求真理，我聽了許多關於你們基督徒的事，但在這迫害的期間很難在羅馬找到你們，幸虧終於在這裏找到了。」

這時候老人家請會眾退出去，給他方便與新來的客人談話。其餘的人立刻照行，向不同的地道散開，大家都覺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一個蒼白的婦人熱切地走到坡流面前，伸手把他抱住，說：「我的好孩子！你這樣久才回來呀！」

「親愛的媽媽！我遇見了這個軍官，就被他留下耽延了。」「感謝神！你終於平安無事。但他是怎樣的人？」童子說：「我以為他是個誠實人，你看他這樣相信我們。」老人家說：「茜茜利亞！請留下一會兒！」婦人便留下了，還有幾個人也跟著她一同留下。

老人家對馬克路說：「我名叫『和拿流』！是基督教會的一個卑微的長老，我相信你是個忠實誠懇的人，請告訴我們：你要我們怎樣？」「我名叫『馬克路』！我是禦衛隊的上尉。」

「噯呀！」和拿流喊了一聲，雙手緊握倒在椅上，其餘的人都用悲傷的眼色注視著馬克路！而茜茜利亞則痛苦大哭，喊著說：「噯呀！坡流！你怎麼把我們出賣了呀！」

第五篇 基督徒的秘訣

馬克路自我剖白

這個年輕的軍人看見他的名字所發生的效力，驚愕地站著。他問說：「你們為甚麼都這樣發抖？是不是因著我的緣故？」和拿流說：「噯呀！我們雖然被逐到這個地方來，但仍舊可以和城市照常往來。我們曾聽說當局要從新努力加強對我們的迫害，並委任了一個禦衛隊上尉馬克路來搜索我們。現在你來到我們中間，我們眼見仇敵的頭目，豈能不害怕呢，你為甚麼要追蹤我們到這個地方來？」

馬克路大聲喊著說：「即使我是你們最壞的仇敵，你們也沒有理由怕我的；我現在豈不是可以任由你們擺佈麼？你們若要拘留我，難道我能逃脫麼？你們若要殺我，難道我能抵抗麼？我在你們中間是無能為力的，我獨自一人在你們中間，這局面就足以證明我對你們是毫無危險的了。」

和拿流恢復了他的態度說：「不錯！你說得對；若沒有我們的幫助，你是永遠不能回去的。」「那末，請聽我向你們說明吧！我是個羅馬軍人！我本來是在西班牙出生，得著超越知識和高尚道德的薰陶，受過敬畏神明和忠於職守的教訓。我到過許多國家，但我的職業多半限於軍事方面，然而我對信仰方面從來沒有疏忽過。我自己讀過一切希臘和羅馬的哲學著作。閱讀的結果，使我輕看我們各樣的神明，因為那些或男或女的神明，並不見得比人好，甚至比我更壞。

「從柏拉圖(Plato)和西塞羅(Cicero)的哲學，我知道一位最高的神是我要聽從的，但我怎能認識祂，又怎樣聽從祂呢？我也知道我有不滅的靈魂，那末我的肉身死了，靈魂的歸宿如何？是快樂的呢，還是可憐的？我豈能得著來生的福樂呢？他們用美麗的辭句描寫來世靈魂的福樂，但卻沒有給像我這樣的平常人指出途徑，我的心願就是要對這事知道得更多。

「神廟的祭司不能給我一點指導，他們固守著那些他們自己也信不來的舊儀式。舊宗教是死的，人們再也不理會它了。

「我在各國都聽見了許多關於基督徒的事，由於我不得不常常逗留在軍營裏面，所以我沒有甚麼機會可以與他們接觸。其實直到最近我還完全不理解他們，我平時所聽見的傳說，都是論及他們的猥褻、秘密的罪惡、與及叛逆的教訓，直到最近我還完全相信這一切的傳說：幾天前我到競技場裏。在那裏我初次得知一些關於基督徒的事。我看見勇士馬塞，一個完全沒有懼怕的人，他全然自若地捨棄自己的命，不願作他所認為不該作的事。我也看見一個老年人帶著安然的微笑赴死。尤其是，我又

看見一班少女面對著撲過來吞噬她們的野獸時，口中還唱著得勝之歌：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我不知道到底是甚麼大能力使他們會這樣作。」當馬克路說話的時候，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效力發生，聽眾的眼睛閃著熱情和喜樂的光輝。當他提起馬塞時，他們以全心的眼色彼此對看；當他說到老年人時，和拿流把頭低下來；當他論到那班少女並高聲唱她們的詩歌時，他們轉過頭悲泣。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死亡被克服了，我自己可以毫無懼怕地赴死，所有的軍人在戰場上也是這樣，這是我們軍人本質。但這些以死為樂的人，卻不是軍士，乃是女孩子，她們分明都有同樣使人感服的靈」。

「從那時起，我完全沒有想到別的，只是反復思索；那愛你們的是誰？那洗淨你們眾罪的是誰？那使你們心裏生發這種至高的勇氣和希望的是誰？你們在這裏生活靠甚麼過日子？你們剛才向誰禱告？

「我奉命帶兵捉你們，把你們殺掉，但我希望首先要更多地瞭解你們。我指著神明起誓，這次的探訪決不使你們遭受一點損害，所以請你們將基督徒的秘訣告訴我。」

基督徒的秘訣

和拿流說：「你的話，顯然是真摯誠懇的。現在我知道你絕對不是偵探或仇敵，乃是一個求知的人，被聖靈差來學知你久來所想要尋找的事。你要歡喜，因為來到基督面前的人，決不會被趕出去的。

「你看這些站在你面前的人，無論男女都放棄了親友、家庭、尊榮、財富，到這裏來過貧乏、恐懼、不幸的日子；他們都為基督的緣故把一切看為算不得甚麼的；誠然，他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都置之度外，他們為愛他們的主把一切的都捨去了」。

「馬克路！你推想必有一種大能力使基督徒作這一切，是對的。這能力不是幻想、不是迷惑，也不是興奮；乃是對真理的認識和對活神的愛心」。

「你向來所尋求的，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最貴重的寶貝。這珍藏在我們心裏的寶貝，在我們看來，其價值遠非世界所能給我們的一切可以比擬的。甚至在這黑暗的地方，它也使我們生有快樂，死能得勝」。

「你想要認識至高的神，我們的信靠基督是祂所啟示的，祂也藉著這啟示把自己顯明出來。祂不但是無限的偉大並有無限的權能，祂也有無限的慈愛、無限的憐憫。這信心吸引我們極其親密地靠近祂，以至祂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們的引導、我們的安慰、我們的指望、我們的一切；祂創造了我們、救贖了我們，也是我們今生和來世的救主」。

「你想要知道不朽的生命，我們的聖經就把這生命告訴了我們。聖經指示我們；信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在世上敬愛神、服事神，我們將來就必與祂在天上永遠同住，享受無限的福樂；怎樣在世上過得神喜悅的生活，使我們曉得從今以後怎樣稱頌讚美祂；死雖然是我們的仇敵，但對基督徒卻不再是災禍，而是祝福，因為離地與基督同在是得好無比的，到那時我們便到達那位愛我們且為我們捨命的主面前了。」

馬克路迫切尋求真理，和拿流長老介紹救恩

馬克路說：「阿！既然如此，請你快把這真理告訴我；因為我尋求這真理已經多年了，我也曾為這真理向我所聞知的神明懇切祈求，你們已經得著了我所切慕的真理。這是我一生的終極目的。現在我們有整夜的機會，請你不要叫我再等，立刻指教我吧。難道真神的確實曉諭了這一切，而我竟然還不知道麼？」

歡樂的淚珠閃爍於基督徒的眼中，和拿流低聲地說了感恩和祈求的話，然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卷聖經，說：「可愛的青年人！這是從神而來的生命之道；這道把平安喜樂帶給世人。在聖經中，我們靈裏所渴望的一切都可以得著滿足。在神的這些話裏，我們可以學得別處所找不到的真理；這真理我們雖然盡一生的心力加以默思，也不能完全測透它的長闊高深。」

於是和拿流打開聖經，對馬克路講解耶穌的事。他讀出神子要由童女出生的宣告，祂的誕生、祂的幼年時期、祂的神蹟、和祂的教訓。他從聖經中讀出這些經文，再加上他自己的一點解釋。然後他敘述基督所遭受的待遇：侮辱、蔑視、迫害、以及被賣和定罪；最後他讀出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的記載。

這一切在馬克路身上發生了使人驚奇的效力，他的心似乎突然被光照亮。神的聖潔使祂痛恨人的罪而把面轉開；祂的公義——對罪必施刑罰；祂的忍耐——已寬容很久了；祂的憐憫——計劃了方

法來拯救祂所造的人類脫離他們自己所招致的毀滅；祂可驚的大愛使神把獨生愛子賜下；這愛使神子降世捨命成就了人類的救贖。這一切他都清楚地對馬克路說明瞭。當和拿流讀到各各他可悲的故事結束時的呼聲——「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和跟著的一句「成了！」的呼喊時，他被馬克路的啜泣聲所激動，透過自己的眼淚，模糊地看見這個強人彎腰，受感發抖；馬克路低聲說：「不要再讀，現在不要再讀了，讓我思想祂：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於是他把面埋在雙手中，和拿流舉目望天禱告，這時同伴們已靜悄悄地離開了，只存他們二人在那裏。和拿流後面牆壁凹處的燈火朦朧地照著，二人在這樣的情景中緘默良久；最後馬克路抬起頭來說：「我覺得在害死這位聖者的事上，我也有一份。請再讀下去，給我更多地知道這個生命之道，因為我自己的前途也決定於此。」

和拿流再讀耶穌釘十字架、埋葬、第三日清晨復活、和以後升天坐在神右邊的記載；然後讀五旬節聖靈降臨進入所有信主耶穌的人心中的故事。

馬克路喊著說：「這的確實是神的話，這是從天上來的佳音。你所讀的每一件事，都感動了我的心，使我不能不響應，所以我知道這一定是永不改變的真理！但我如何能得著這救恩呢？我的心眼現在不再迷糊了，我終於認識自己了。從前我以為自己是個正直公義的人，但與這位剛剛知道的聖者比起來，我實在卑鄙到無地自容了。在祂面前我是一個罪犯，喪失了的罪人。我怎樣才能得救呢？」

馬克路得救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尋找失喪的人。」「阿！我怎樣接受祂呢？」「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裏，在你心裏；這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你若口裏承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們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我完全不必作甚麼事麼？」「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救恩)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祂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生。」

「我完全用不著獻祭麼？」「耶穌基督已經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然後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阿！若我可以放膽親近祂，那末請你教導我該用甚麼話！」

在這個陰鬱朦朧的地窖裏，莊嚴靜寂的氣氛中，和拿流跪下，馬克路在他旁邊低下頭，屬靈的老年長者為這個熱心追求的青年人高聲禱告。馬克路覺得他的靈被一種出於信心之熱切禱告的力量，提到天上救主跟前，禱詞的每一句話都在他靈裏起了共鳴；同時他極度謙卑地靠賴同伴代他向神陳述他的需要，相信他能求得更為合適。但末後他自己的欲望越來越強，使他把信心的手伸出來(雖然膽怯發抖，卻是真實的信心)，他的靈也剛強起來了，到和拿流結束他的禱告時，他的舌頭得著釋放，從心裏發出呼求說：「主阿！我信！阿！求祂幫助我不足的信心！」就在這一剎那，他接受了耶穌所說的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他也確信了，並且因此歡樂。

翌晨曙光在上面大地漸漸發亮時，榮耀的日子也在下面地窖中馬克路身上漸漸顯露出來。他的渴望完全滿足了；罪擔脫落，神的平安藉著耶穌基督充滿了他。

基督徒的秘訣給他得著了，他也甘心願意地作耶穌基督的奴僕。既然與在基督裏面的弟兄們合而為一，他現在也能與他們同唱得勝之歌了：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第六篇 許多見證人

數以千計的基督徒在瑩窟中成為主的見證人

這個初信的基督徒很快就得知了更多有關基督徒的事，休息了一下，和拿流就帶他一同參觀他們居住的地方。馬克路所看見在小聚會室裏聚會的人，只是居住在瑩窟中的小部分而已。這裏有數以千計的基督徒，散居於廣大區域的地道中，他們分為許多的小團體，每區各有與城市交通的路徑。

和拿流陪同他走了很遠的路。沿途所遇見的人數之多使他驚愕；他雖知道基督徒人數很多，但他想不到竟然這麼大部分的人毅然選擇在瑩窟中過活。

無數的碑文記載殉道者的見證

馬克路對死者的關心也不下於對現世的人，他經過沿路的墳墓時，注意讀兩旁的碑文，發覺那些碑文都有同樣堅強的信心和崇高的指望。他愛讀這些碑文，而和拿流對這些敬愛祂的紀念碑的興趣，使他成為馬克路的一個意氣相投的嚮導。

馬克路一路讀這些光輝的名字，心裏不禁生發新的感想。在他看來，這是基督教會的一部歷史。活現在他面前的，是用發熱的文字所記述的殉道者的行傳。許多墓碑上的粗糙圖畫，具有一種感動力是藝術家的傑作所不能產生的。許多粗糙地刻成的碑文，其拼字的拙劣和文法的錯誤，反證明瞭福音對於貧窮卑微的人之可貴。

許多墓碑上都有用基督稱號第一字母 X 和 P 組合的圖案，即「主基督」之意。

有些加上棕枝，是「得勝與不朽」的象徵，馬克路問說：「我時常看見有魚的圖案，這是甚麼意思？」

「因為希臘文魚字是表明基督徒的榮耀和希望的首一字母組成的。H 代表「耶穌」，X 代表「基督」，H 和 Y 代表「神的兒子」，* 代表「救主」(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the Savior)。

後來馬克路看了一個墓碑，停下來說：「喂！這碑文似乎適合我的光景，好像是我前途的預兆，或許我也有一天會蒙召為基督作見證；但願我到了那時候能夠盡忠！」那碑文：

馬流：

青年陸軍軍官，於哈德良皇帝期間，
為基督流血而死，在基督裏安睡於此。
同人謹含淚惶恐建立此碑。

馬克路此行得著極好的機會看見和拿流所提及的那種基督徒之間彼此相愛的心，他所遇見的男婦老幼，各階層的都有。其中有些曾在羅馬充任最高職位的人，和那些身份幾乎等於奴隸的人，親切地相交；有些從前是殘暴無情的迫害者，現在竟與他們曾憎恨過的人愉快地團結起來。猶太祭司脫離了他們難以遵守的軛，而與從前他們所厭棄的外邦人親密同住。希臘人曾視福音為愚拙，現在即尊它為無限的智慧；他們曾對耶穌的門徒加以輕看，如今卻換為以愛心相待。自私和野心、高傲和嫉妒、人類一切卑賤的情慾，都似乎在全能的基督之愛面前逃跑了。基督的道充充足足地住在他們心中，在別處可能看不見的善果，在這黑暗的地方反倒彰顯出來。因著同受苦難而產生的偉大同情心，使他們更親密地連結起來。

馬克路用了很長的時間，走了很遠的路程；他本來已經準備要對這瑩窟作廣泛的視察，卻仍不禁因它範圍的寬大而吃驚。他雖然橫走了這麼遠，但聞知這還不過是整個區域的小部分而已。

地下的通道平均高度約 8 呎，但在許多地方高及 12 至 15 呎。沿路常有小聚會室和房間，是把

拱廊鑿闊給住戶有更多起居走動的地方。有些地方也在頂部開有狹窄的天窗，藉以得著一點微光和空氣。這樣的地方是特作短時間消遣用的，所以不在那裏居住。所得著的陽光雖然微弱，他們所感到的愉快總是難以形容的，多少也可以減輕四周陰鬱的感覺。

基督徒的呼求和忍耐

馬克路慨歎說：「迫害在我們四周大嚷大鬧，把我們關起來，神的子民還要分散多久呢？仇敵要苦待我們到幾時呢？」

和拿流說：「這正是我們中間的呼聲，但埋怨是不對的。神向來都恩待祂的子民。他們在全國各處好幾世代以來，都得著律法的保護，未受困擾。不錯！我們曾遭遇過可怕的迫害，好幾千人在大痛苦中死去，但這些迫害都已經過去了，而教會依然平安無事。

「然而我們所受到的一切迫害，都有益於潔淨神子民的心，並提高他們的信心。神知道甚麼對我們是最好的。我們在祂的手中，祂不把我們所不能負的擔子加於我們身上。馬克路弟兄！我們要謹慎禱告，因為目前的風暴明白地告訴我們，那很久以前對這世界所預言過的『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經近了。」

馬克路與和拿流這樣一邊走，一邊談，他每一時刻都聽見一些他前所未聞的關於神真道的教訓，和神子民的經歷。他們的愛心、純潔、剛毅、信心，深深地滲透他的靈。

馬克路受洗、擘餅記念主

他所感到的經歷，也不是暫時的。他所看見的新景物，樣樣都加強了他要在信仰和生活上與神的子民聯合的願望。因此，在下一個主日以前，他就奉父、子、聖靈的名受洗「歸入基督的死」。

在主日早上，他就和其他的基督徒同坐一席吃簡單的愛筵，記念主的死，並等候祂再來。和拿流領禱謝恩，馬克路則第一次同守神聖之禮，分享象徵主擘開身體的餅和流出寶血的杯之喜樂。「他們唱了詩，就出去」。

第七篇 承認信仰

馬克路向將軍報到，說明不能執行殺基督徒的命令

這個青年軍官離開他的營房已經四天了，這幾天是他一生重大的日子，也是他生命緊要的屬靈

轉機，無窮的福或禍都繫於此；但誠心尋求真理的人是不會徒勞的。他已經下了決心，擺在他面前的：一面是名譽、尊榮、財富，一面是貧窮、缺乏、災禍；然而他毫不躊躇地定意選擇了後者。

他一回來了，就去見將軍向他報到，並將他曾去到基督徒中間的事告訴他，並且說明他不能執行他的任務，甘願承擔一切的後果；將軍嚴厲地吩咐他回到自己的營裏。

盧科路的勸說無效

他正在推測這一切事可能招致甚麼後果時，盧科路忽然闖進來打斷了他深刻的沉思。這位朋友十分親切地向他致敬，但顯然露出滿懷的焦慮。

盧科路說：「我剛才見過將軍，他叫我帶個信息給你，但請你先告訴我們，你作了甚麼事？」於是馬克路毫無隱瞞地，把他從離營到回來的一切經歷敘述一遍，跟著又告訴他回來後去見將軍的經過：「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意識到我所採取的步驟的嚴重性。我簡直是干犯反叛的罪，這罪是非處死不可的，然而我不能不這樣作。

「他親切地接見我，因為他以為我的搜索得著了重要的成功。我告訴他，我離營以後就一直與基督徒們在一起，並且我所親眼看見的事，使我不能不改變我對他們的情感。我原以為他們是國家的仇敵，都是該受死刑的，然而我發覺他們其實是帝國忠實的百姓，有良善美德的公民。我絕對不能殺害這樣的人，要我這樣行的話，我寧願把刀丟掉。」

「他說：『一個軍人，沒有權利以自己的情感抵觸他的義務。』」

「我說：『但我對造我之神的義務，比我對於任何人的義務還更重要。』」

「他說：『你對基督徒的同情心竟然使你瘋狂了麼？難道你不知道這是叛逆麼？』」

「我鞠躬告訴他，我甘願承但後果」。

「他嚴厲地喊著說：『鹵莽的青年人！回到你的營裏去，我將把我的判決通知你。』」

「所以我立刻回來，一直沒有走開，焦急地等候著對我的判決。」

盧科路傾聽馬克路一連串的敘述，不插口說一句話，也不露出一點表情。到馬克路說完時，他臉上驚憂的容貌顯明瞭他的情緒，他用悲傷的聲調對馬克路說：「這判決是甚麼，你知道得和我一樣地

清楚。羅馬的紀律，就算在平時，也是輕慢不得的，何況如今當局正對這些基督徒怒不可遏的時候呢。你若堅持現在的方針，你一定要被處死刑，「我已經將我的立場完全告訴你了。」

「馬克路！我明白你純潔真摯的天性，你向來也存心虔誠，你喜愛哲學的高尚教訓。難道你不能像從前一樣地對哲學感到滿足麼？你為甚麼要被這個釘十字架的猶太人的可憎的教訓所惑呢？」

馬克路說：「我從未對你所說的哲學感到滿足，你自己知道哲學沒有一樣真確的東西可以給人倚靠。但基督教是神的真道，由神自己賜下，又藉著基督的死成就了。」

盧科路說：「你已經把基督教的信條充份地說明瞭，我得承認，你自己的熱心，把它渲染得好像很有吸引力，親愛的馬克路！若所有的基督教徒都真地像你一樣，這種信仰也許可能被採用來造福全世界了。然而我並不是來和你辯論宗教信仰的問題，乃是來談論你自己的事。親愛的朋友！你已處於危險中；你的身份、你的尊榮、你的職位、你的生命，都在危險中。試想一想你所作了的事，委託你作的是一件重要的差使，你出去乃是要照著執行。原來所希望於你的，是要你去帶重要的消息回來。但是你回來了竟然向將軍報告你已經變心，歸入仇敵那方面，並且已與他們同心，而不肯動武對付他們了。作個軍人，若可以由自選擇攻擊的目標的話，那末軍紀將怎樣呢？軍人必須服從命令，對不對？」

馬克路回答說：「盧科路！你說得對！」

盧科路說：「你所當決定的問題，不是選擇哲學或基督教，乃是你作一個基督徒或是一個軍人。因為如今的情勢，你知道你不可能作個軍人，同時又作個基督徒。二者之中，必須有所取捨。而且不僅如此，你若決意作個基督徒，你就必然立刻與他們同受同樣的惡運，因為法令不能特別對你有所寬待。在另一方面說，你若繼續作個軍人，你就必須向基督徒進攻。」

「不錯！問題就是這樣。」馬克路！你有親熱的朋友！願意不念你的大過，我知道你熱情的天性，我也曾在將軍面前為你求情。他也尊重你的軍人品格，他願意在一些條件之下赦免你。」「甚麼條件？」「再寬大不過的條件，把過去的四天忘掉算了；把那一切從你的記憶中趕出去。重新執行你的任務，領你的兵士馬上去拘捕這班基督徒。」

「盧科路！」馬克路交著雙臂站起來說：「以朋友論，我愛你，我感謝你忠摯的情誼。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現在我心裏有一件你所不瞭解的事，那是比國家所能給的一切尊榮還強得多的——就是神的愛。為著這愛，我願意捨棄一切的尊榮、地位和性命。我的決定是不能更改的，我是一個基督徒。」

盧科路呆坐著以驚愕憂傷的心情注視著他的朋友好一會兒，他十分熟知馬克路堅決的勇氣，痛苦地看出自己的苦勸無效了。最後他再開口，用盡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論據，舉出了一切可能說服他的理由，並且向他說明瞭那正在等著他的可怕命運，和那將要特別地在他身上發洩的憤恨。但是他一切的話都歸徒然；終於帶著沉重的憂心站起來說：「馬克路！你不惜以性命投注，你是瘋狂地在向著可怕的結局猛衝。擺在你面前的是幸運所能賜給你的一切，你卻轉開不顧而與卑鄙的人遭受同樣的命運。我已經盡了朋友之責，勸你不要糊塗，及時覺悟，但我一切的努力都落了空。」

判決與逃亡

「我已經把將軍的判決令給你帶來，你已被貶職了，要以基督徒的身份被拘捕。明天你必被押去處刑，但還有好些時候，我還可以傷心地幫你逃亡。立刻逃吧！趕快離開！刻不容緩了，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吧！」

馬克路一言不發地聽著，慢慢地卸下了他顯赫的武器，悽然地脫下了他向來引以為榮的鎧甲，剩下簡單的緊身衣站在友人面前。

「盧科路！我再說：我永遠不忘記你忠誠的友誼。巴不得我們一同逃走，好叫你我的禱告可以一同上升到我所事奉的神面前。算了吧！我必須走了！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馬克路。我們今生可能不再相見了。但你若遇到缺乏或危險時，要記著，我仍然願意幫助你。」

兩個青年人擁抱作別以後，馬克路就趕快離開。

回眸羅馬城

他步出軍營，直走到市議會去。四周所見的都是大理石建造的廟宇、圓柱、和紀念碑，皇宮在後面巍然屹立，富麗堂皇的建築物，鑲嵌著貴重的大理石和金光閃耀的裝飾。一邊聳立因著競技場的圓形高牆，另一邊雄踞著歷史性的加比多連山，山頂一簇莊嚴廟宇的輪廓，在蔚藍的天空中鮮明地襯映著。

他爬上這座峙險的山頂，環視四周的景色。山頂有鋪大理石的方形廣場，四邊都是莊嚴的廟宇。從山頂俯瞰，一面是台伯河，黃色的河水蜿蜒地向遙遠的地中海流去。其他各方面都是城市擴展的地區，櫛比的房屋逼近城牆，又越過城牆而向各處擴散，街道伸展至遙遠的郊外。到處都露出有廟頂、圓柱、和紀念碑的上端。各街道上滿是數不盡的雕刻石像，噴泉向空猛射，戰車縱橫馳騁，裝備整齊

的羅馬軍隊往返操步，市上人潮像波浪般起伏不停。

遠處的平原點綴著無數的鄉村、屋宇和宮殿，林木青蔥茂盛，看起來的確像是平安豐裕的居所。遠遠望去，一邊是積雪的亞平寧山的輪廓，一邊是地中海在沖洗海岸的黑浪。

馬克路慢慢地離開這個熟悉的美麗景色，他自己說：「不容耽延了，必須走了！」

第八篇 瑩窟生活

瑩窟的生活

馬克路回到瑩窟時，受到帶著熱淚的歡迎。大家十分熱切地聆聽他敘述會見上峰的經過；一面為他遭遇困難表同情，一面因他算是配為基督受苦而歡喜。

在這個新環境中，馬克路每天學知更多的道理，並看見通道的人耐苦的情況；瑩窟中的生活給他經歷到四周各樣奇妙的新事物。

住在地下這許多人的糧食，是經常於夜間由上面的城市運來的。這種危險的工作，由一些堅毅大膽的男子漢志願負擔，有時也由婦女或孩童去作；坡流就是孩童中最伶俐、最勝任的一個。在人口眾多的羅馬城市中，行動不受注意並不是困難的事，因此他們經常保持著充分的供應。然而運糧的差事也有時遇見意外，所以有些壯士一出去了就永不回來。

至於食用的水是不成問題的，最下層的地道裏可以從井或泉取得充足的供應。夜裏也是趕作一件最傷心之事的時間，就是去尋找被野獸撕碎了，或被燒死於火刑柱上的殘骸，冒著千危萬險把它運回地下來；然後由死者的家屬舉行喪禮並擺設安葬餐，禮畢把遺骸放入地道旁邊狹小的穴中，再用刻名留誌的大理石板封起來。

地道裏許多地方的拱形建築曾經敲掉，使頂部加高成為房間形式。但沒有一間是夠大規模的，只是稍為寬闊一點罷了；目的是給這些逃亡者可作多幾個人的團契使用，並且可以呼吸得比較自由些。他們在這些場合裏消磨了他們的大部分時間，他們的交通聚會，也就是在這些地方舉行。

羅馬政權墮落的現狀

就他們當日的羅馬政權來說，便可以看出他們的處境。舊共和國的美德已完全消逝，自由已不復存在。貪汙行徑遍及整個帝國，以致一切事情都屈服在使人麻木的權力之下。陰謀、造反、叛逆、

罷工，相繼禍國，而墮落的民眾袖手旁觀，眼見他們最勇敢的人受苦、最高的人受死而完全無動於中。慷慨的勇氣和火熱的靈，再也不能振作起來；只有獸慾才能激醒他們已經墮落了的情緒。

基督的真道就是在這種情勢中大膽地傳進去，並且在這等罪惡的敵對之下克服各樣的攔阻，緩慢而穩健地展開。這種為真理的戰爭是嚴厲的，必須付上地位、名譽、財富、親友、性命——一切世人所珍惜的代價。真道信徒的人數隨著歲月而增加，罪惡勢力也同時越發蓬勃起來；民眾日益腐敗，國家日趨崩潰。

於是可怕的迫害發生了，目的是要把基督教的痕跡從地上塗抹淨盡。基督徒若抗拒皇帝的法令，就必面對痛苦的死刑。下了決心作基督徒的人——即作了終身的抉擇，這決定就常常意味著準備接受立刻臨到的死刑，不然便要逐出城，不再享受家庭之樂，不再看見天日之光。

羅馬人硬了心、瞎了眼。孩子的天真、少女的純潔、男人的豪傑、老翁的可敬、堅定的信仰、勝死的熱愛，沒有一樣能引起他們同情之心，或感動他們惻隱之心。他們看不見那像黑雲般遮著的該亡帝國的荒涼，也不知道唯有那些他們所迫害的人才能救他們脫離將臨的烈怒。

瑩窟中基督徒的艱苦生活和精神面貌

然而地下瑩窟就在這樣的恐怖政權之下開放給基督徒作避難的城市。這裏，是他們歷代為真理爭戰之先祖埋葬著等候復活角聲的所在。這裏是兒子親手抬過父母屍體，父母親眼看過孩子入墓的所在。安息在這裏的，有那些在競技場裏被野獸撕碎了的殘骸，有那些被火燒存的焦屍，有那些被釘十字架痛苦而死的衰弱遺體。每一個基督徒都有些親屬或朋友葬在這裏，這裏的土地與空氣盡都分別為聖了，無怪他們在這樣的地方找到了平安。

尤其是，這等地的居所，是他們逃避迫害的唯一地方。他們無法逃往外國或渡海遠揚；因為鄰邦沒有一個國家可作他們的避難所，海外也無一個去處有收留他們的希望。羅馬帝國的勢力握住當時西方文明世界的統治權；她那龐大的警員組織伸展到每一個角落，沒有一個地方能逃脫她的憤怒。其勢力是如此之無法抗拒，以致上至最高的貴族，下至最卑的奴隸，無不屈服於她的權威之下。廢立的皇帝不能逃脫她的報復，其實也絕無逃脫的希望。當尼祿(Nero)下臺時，他只好到附近的一個村莊去自殺。但是在瑩窟迷宮似的地道中，連羅馬的權勢也束手無策，她所派出去搜索基督徒差使，一到瑩窟進口便驚惶失措的迷路了。

因此，許許多多被迫害的基督徒就在這瑩窟裏居留，住在其中的小通道和洞穴裏；日間聚集來彼此交換消息、互相激勵安慰，或為剛剛殉道者一同悲哀；夜間則派出最勇敢的人，冒著絕少成功之望，到上面去探聽消息，或把剛受害者染滿血蹟的屍體找回來。在種種不同的迫害中，他們住在這裏

卻十分安全；全國各處雖然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基督教在羅馬城裏的力量，卻只受到輕微的動搖罷了。

但他們得著平安，生命得以保全，所付上的是甚麼代價？在不見陽光的地方度日，是何等難挨的生活，在使人抑鬱的氣氛中生存，只求於身體的安全？天然的性質使人畏縮不肯過這樣的日子，人體敏感的構造若失去重振精神的陽光元素，很快就會受到影響。身體的官能一樣一樣地失去它的狀態和作用。這種身體的弱化就影響到意志，使人易於憂鬱、恐懼、懷疑、絕望。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長期保持忠誠堅定的心志，比作個英雄而死在競技場中、或毫不畏縮地死在火刑柱上，實在配得更大的尊榮。生活在四周都是墨黑的幽暗中，所挨受的折磨是再痛苦沒有的。在迫害之下堅忍不拔，既使人感服了；但面對迫害，而加上這等可怕的事情，當然更為難能可貴！

一陣陣的冷風吹過迷宮似的地道時，使他們不住地發寒顫，但卻不會把上面的新鮮空氣帶給他們。地板、牆壁、頂部，到處都經常附著潮濕所積成的汙物。裏面濃濁的空氣，混含著骯髒的蒸汽，和有毒的臭氣。經常燃燒著的火炬所生的濃煙，也許減輕了有害的瓦斯，但卻把住在其中的人弄得眼花氣悶非常難受。雖然如此，但在這樣苦上加苦的景況中，忠誠的殉道者卻不屈不撓地挺著腰桿堅持到底。忍受這一切而復甦的靈，高升到比古共和國最可誇的時代之成就，還更光輝。累求拉斯的剛毅、刻爾提斯的熱誠、布盧塔斯的恆心，在這裏都顯得遜色了；而凌駕他們的人，不單是剛強的男人，並且有柔弱的女子和無力的孩童。這些良善、純潔、勇敢、高尚的人，就是如此輕看迫害，不屈於它最猛烈的勢力而前進。對於他們，死亡並非可怕的事；就是他們被迫住在陰森的墳墓區域中間，過著駭人的生活，也不是可怕的事。他們知道擺在他們前頭的是甚麼，因而願意逆來順受。他們甘心情願地奉著基督的名下到這裏來，祂對於他們是靈魂的至寶，他們也為神愛他們的大愛而忍受一切。

他們沒法減少住所幽暗的勢力，隨處可以看見。牆壁有些地方塗上白灰泥，有些還裝飾有人像，但不是把它當偶像崇拜，乃是表揚往日那些為信仰而死的信心英雄。遇到極其苦惱的時候，他們就希望從圖景或思想上得著靈裏的安慰和新的力量來面對將來。除此以外，他們再也找不到甚麼東西來使他們得著更大的鼓舞和安慰了。

他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若要作基督徒便得冒性命之險的時代。然而他們並不畏縮，反倒大膽宣告他們的信仰而接受其後果。他們在自己與世人中間劃了一條明顯的界線，像大丈夫那樣站穩在自己的一邊。每當患難臨頭時，本來只要說幾個字，或作個簡單的行動，通常便可以免受死刑的；但是他們忠誠的舌不肯說拜偶像的慣用語，他們倔強的手不肯向羅馬神行奠酒禮。他們對於基督教所少不了之教訓所起的反應，不單是在理智上的。就他們而言，基督並不是一個觀念或一種思想，乃是一個真體；耶穌在世上的生活，是個事實；他們接受基督的生活為每一個人適當的榜樣。基督的溫柔、謙卑、忍耐、恭順，他們相信都是給人效法的。基督的死對於他們是一件重大的事，其餘的一切都屬於次要的。基督為世人而死的真義，沒有人比他們更深切瞭解的。祂已復活獲榮坐在神的右邊，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已經交給了祂，在他們看來，這是神聖的事實。

馬克路悔改歸主是初期傳福音的特點

馬克路的歸主是突然發生的，然而如此急遽的棄邪歸正卻不是罕有的事。他曾經用心追求最高等的異教迷信和虛幻哲理，但發覺那一切都不能滿足他的靈。基督真理一向他顯明時，他立刻看見這就是他所渴慕的一切。它恰有足以填滿他心靈之空虛所少不了的平安。他的轉變即便是急遽的，也一樣地是徹底的。他的心眼已經張開看見了公義的日頭，就不能再閉上了。從上頭而來的重生工作是透徹的，使他欣然與其他的基督徒同受迫害的苦惱。

這樣的悔改歸主是初期傳福音的特點。在異教世界裏，無數的人都與馬克路同有一樣的感觸，也同有一樣的經歷。所需要的只是把福音真道傳開，兼有聖靈大能的運行，開人的心眼使他看見真光。人的理智與從上頭而來的力量結合起來，就是基督教迅速發展的原因。

馬克路與弟兄們共同生活

既然和新弟兄們一同起居、行動、談話，馬克路很快就一同有分於他們的指望、恐懼、和喜樂。他們在信心上彼此相通，那支持著他們的榮耀盼望，成為他靈裏的安慰。生命之道——聖經——成為他經常的讀本和愛好，他自己也成為實行其中一切教訓的熱心門徒。

因此，馬克路看出這些陰暗的地道，並不是留給死人靜睡的所在，乃是住滿了數以千計之活人的地方。住在這裏雖然變成蒼白，沒有血色、沒有奢望，但他們卻覺得在這樣的黑暗中過活，總是強於在地面可能碰到的惡運。他們忙碌的生活使死人的墳場有蓬勃的生氣；通道中常常有人的聲響。真理和美德之光，在上面的世界雖然看不見，但在地下這黑暗的所在卻重新放出更純潔的光輝。這些安息在洞穴中的信心英雄之靈，高高升起不為憂愁所影響。希望和信心，發出得意的微笑；悲哀的人，唱出讚美的歌聲。

第九篇 迫害

迫害加劇

逼迫的狂潮越來越兇猛，自從馬克路進瑩窟居住以後的幾個星期間，許許多多的人都到這個避難所來求安全。聚在這裏的人從來都沒有這麼多，向來當局只是注意比較顯著的基督徒，所以聚在瑩窟中的避難者就是這一等的人。嚴厲到不分皂白的瘋狂迫害，只見於幾個皇朝中。現在當局的對象，不分階級、不分身份，無論最卑微的信徒或最高位的教師，拿到了就立即處死。

在這大迫害以前，地下與城市的交通還比較容易，因為住在上面的貧窮基督徒從不忽略住在地下的弟兄姊妹，也不忘記他們的需要。糧食和各樣的幫助隨時可以取得。但現在避難者所靠賴以取得供應的人，也都被迫進瑩窟裏來了，在幫助的事上已變成與他們同為受者，而不再是施者了。

但是他們的處境仍然不至絕望，因為在羅馬城裏還有許多熱心的人，他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卻敬愛他們，也樂於幫助他們。在每一次的大動蕩中，總有許多中立份子，不論是關心或是漠視，他們總是存著冷靜的看法。這等人也常常隨風操舵，遇到有危險的威脅時，便讓步避開。羅馬人大都是這樣的情形。基督徒中間有他們所愛的親戚朋友，但為了過份顧及自己的安全，他們卻不願和這些親友同命運。他們照常到各廟宇去參拜異教神明，名義上也仍然是舊邪教的信徒；但是基督徒現在卻不得不靠賴這等人來供給他們生活上的必需品。

這時候到城市去採取供應就得冒著更大的危險，只有膽量最大的人才敢當這差事。然而，這種使命反倒鼓舞他們輕看危險與死亡，所以應命承擔這項危難差事的勇士，始終也不會缺少。

馬克路自告奮勇承擔運送的任務

馬克路自告奮勇承擔這項任務，以能作點有助於弟兄們的事為樂。他那從前使他擢升為高級軍官的無畏心靈和機敏才幹，現在使他在這項新工作上有了顯著的成就。

每天都有許多基督徒被殺，他們的屍體由基督徒在夜間出去找回來安葬。這倒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當局既然可以省卻焚燒或清理的麻煩，便不太加以留難了。

馬克路收取殉道者的屍體

有一天消息傳到住在亞比烏路下面的團體中間，他們得知有兩位弟兄被捕處死。馬克路和另一弟兄出去收取他們的屍體。童子坡流也跟著同行，以便必要時可以使用。他們進城時已是黃昏時分，黑暗迅速來臨，但因月亮上升，把夜裏的景色照得明亮可見。

他們穿過黑暗的街道；最後來到競技場，就是曾有許多弟兄殉道的地方。競技場的暗黑輪廓巍然屹立於他們面前，其龐大、黑暗、冷酷，正如建築它的皇帝權力一樣。鐵柵裏面有成群的守衛、兵丁、和鬥士，拱形的通道被火炬的光照得如同白晝。

守衛知道來人的差事，粗暴地吩咐他們跟著走，帶他們一直進入競技場。場中躺著若干屍首，是那天最後被殺的一批。個個都被砍得血肉模糊，有些幾乎分辨不出是人的屍體。找了很久，他們終

於找到了所要找的兩具屍體，裝進了帶來運屍回去的兩個大袋中。

馬克路環視競技場的情景，四周都是高大的牆，逐層高升到最上層的外圍，高牆的黑暗輪廓像把他們關住不容逃脫似地。

他心裏想：「還有多久，才是我也在這裏為我的救主捨命的時候呢？那日子到時，我會不會盡忠呢？主耶穌阿！求^口在那個時候扶持我。」

月亮尚未上升到可以照進競技場的高度，在這裏面又黑暗又可怕。尋找屍體的工作，是他們向看守的人借得火炬才能進行的。事畢，他們背起袋子向柵門直走，稍為盤問了一下，便得准許通過，大家靜悄悄地離開競技場，走了好遠覺得安全時，馬克路才開口說：「我很怕我們會被留在那裏呀！」

另一人說：「你覺得怕是自然的，只要看守的人忽然起個好奇的念頭，我們就完了。但我們必須如此作準備。在這樣的日子，我們必須準備好隨時赴死。我們的主說：『你們也要預備』。可記得麼？所以到了時候，我們也當能夠像保羅那樣說：『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他們就是這樣地用生命之道彼此安慰激勵，這道是歷代以來，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一樣地有從上頭而來之安慰的。他們終於背著重負安全地回到目的地來，感謝神照顧保守了他們。

馬克路打聽消息、運糧食，躲追捕

幾天後，馬克路出去帶糧食，這次他獨自去找一個與基督徒們友好而向來給他們許多幫助的人。他的家是在城牆外，最靠近亞比烏路的郊區那裏。

既取得所需要的供應以後，他就問起新近的消息來。這位朋友說：「消息對你們不利，有一個禦衛軍官近來信靠基督，皇帝因此大怒，已另外委任了一個人充當他的職位，打發他去拘捕基督徒。他們天天都抓到了一些，近日連可憐的窮基督徒都不放過了。」

「呃！你知道這位搜捕基督徒的禦衛軍官的名字麼？」「盧科路！」馬克路喊著說：「盧科路！」「據說他是個十分機智能幹的人！」「我曾聽過他，這的確是對基督徒很不利的消息阿。」「那位禦衛軍官的改教大大激怒了皇帝，現在當局懸了很高的懸賞要他的頭。朋友！你若偶然看見他，或碰到他，最好關照他一聲。他們說他是在瑩窟中。」

「他一定在那裏，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安全的所在了。」「現在真是可怕的時代。你們必須當

心！」馬克路說：「他們至多只能殺我一次罷了！」「噯呀！你們基督徒的剛毅的靈的確使人佩服；但是我以為你們儘管可以在外表上服從皇帝的法令，何必如此瘋狂地奔向死亡呢？」「我們的救贖主為我們死了，我們也已經準備為祂死。祂既然為祂的子民死了，我們也甘願效法祂為我們的弟兄捨命。」

這位朋友豎起拇指說：「你們真是了不起！」於是馬克路向他告別，背起糧包走了。剛才所聽見的消息，充塞著他的胸懷。

他想：「盧科路就這樣地代替了我的職位，不知道他是否以我為敵了，他是否還當我作個朋友，或已看我作個該抓的基督徒呢？大概不久就可以知道了。若我落在他手中的話，那就的確是一件奇事了；但若我真的被捉的話，捉到我的人大概也一定就是他。」

「然而這也是他作個軍人的責任罷了，我又何必哀怨？他若被委任這職位，他也只得服從。作個軍人，他只能把我當個國家的仇敵看待。他可能存心憐憫我，或者愛我，但他必須執行他的工作，不能因情感而畏縮」。

「若當局懸了懸賞要我的頭，他們就必更加賣力來抓我。我相信我的時候已近了，我當準備好來迎接它。」

當他在亞比烏路上一面走一面推測這些事時，他全神貫注於默想中，沒有注意到聚在街角的一群人。直到走進他們中間時，突然地被他們攔住。有個粗暴的聲音喊著說：「朋友！哼！別走這樣快！你是誰，往哪裏去？」

「走開！」馬克路用官員本色的下令聲調喊著說，同時打手勢示意叫他們閃開。群眾被他帶權威的語氣和傲然的態度嚇呆了，但剛才開口問他的人顯示他的膽子更大。他說：「告訴我們你是誰，不然就不讓你通過。」

馬克路喊著說：「同志！站開！你不認識我麼？我是個禦衛軍官。」一聽見這個嚇人的名字，群眾立即讓開給馬克路走過去。但他走不上五步，就有人大聲喊著說：「抓住他！他就是那個作基督徒的馬克路！」

群眾發出一陣吶喊聲，馬克路無須再有人警告，便立刻丟下負荷而從一條橫街向台伯河飛奔。群眾都一同追趕他。這是生死攸關的賽跑，但馬克路受過各種競技的訓練，跑得離追逐的人越來越遠，最後跑到台伯河，縱身跳下，迅速遊過對岸。追逐的人到了河邊，也不再追了。

和拿流和其餘兩人坐在小聚會室裏，其中有茜茜莉亞夫人。孤燈發出微弱的光，室內景物只昏蒙可見。他們沉默憂愁，比平常更感鬱悶。四周傳來腳步、談話、和起居的嘈雜聲。

馬克路安回瑩窟

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馬克路走了進來。小聚會室中的人不約而同地一躍而起，快樂歡呼！茜茜利亞急切地問：「坡流哪裏去了？」馬克路說：「我沒有看見他！」「沒有看見他！」茜茜利亞說了倒在她的座位上。「怎麼？是不是他出去太久了麼？」「他要在六個鐘頭以前回來的，我焦急得要死了！」

馬克路用安慰的語氣說：「噢！沒有危險的，他自己會當心的。」他企圖毫不在意地搪塞過去，但是他的臉色卻與自己的話相違。茜茜利亞說：「噯呀！沒有危險，我們十分明白危險有的是，從來也沒有像現時這樣危險的。」

「馬克路！甚麼事情使你耽擱了？我們剛才以為你沒有希望了呢。」馬克路說：「我在亞勒巴路被攔住了，我丟了東西向河邊跑，一群人窮追不捨，我就跳進河裏遊過去，走過好幾條街路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回來，終於安全地到達這裏。」「你幸而危中逃生，當局懸了賞要你的頭呢！」

「你聽見了這消息是麼？」「是的，消息還多著呢，我們也聽見了當局加倍努力來消滅我們。整天都有使人悲傷的消息傳來，我們要更專心地仰望神來拯救我們。」馬克路滿有希望地說：「我們仍然可以使他們無計可施」。和拿流說：「他們監視著我們主要的進口呀！」

「那末我們可以開些新的來，我們有數不盡的通路。」「他們出懸賞拿有名望的弟兄們」。「怎樣好呢？我們應當更留心保護那些弟兄們」。「我們生活的供應漸漸地減少了」。

「但勇敢忠實的人卻仍然一樣地多，現在還有誰怕冒生命之險的呢？我們還必須住在瑩窟的時間，是絕對不至斷絕供應的。我們若有辦法逃避追蹤，便能為弟兄繼續運糧；我們若死，便得著殉道的冠冕！」

「馬克路！你說得對！你的信心使我們敬佩羞愧，住在瑩窟裏的人怎可怕死！死只是暫時的幽暗，會過去的。但今天我們聽見了許多使人苦惱的事情，不免叫人沮喪。」

和拿流用悲傷的聲調繼續說：「噯呀！只幾個月前，城裏還有 50 多個基督徒團契，有真理之光發亮，並有禱告和讚美之聲上升天庭；而現在即都瓦解分散，被追逐到不見蹤跡了。」

馬克路說：「和拿流！你覺得愁煩！不錯！我們所受的痛苦確實增加了；然而靠著我們的主，我們就能得勝有餘。你記得神怎樣說麼？」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當馬克路說這話的時候，他腰骨挺直、眼睛發亮、臉孔洋溢著熱情。他的熱情感染了和拿流，記起這些榮耀的應許，大家都想到臨近的福分而一時忘記了目前的憂傷。

和拿流說：「馬克路！你的話趕走了我的憂愁，我們要克服屬世的憂傷。弟兄們！來吧！把你的思慮放開。最近才重生進入天國的人，使我們的信心羞愧。我們要想到那擺在我們前面的喜樂。『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和拿流繼續說：「死漸漸近了，我們的仇敵包圍著我們，包圍圈越縮越小，我們就是要死，也當死得像個基督徒。」

屈西布殉道

「為甚麼要說這等預示悲觀的話呢？」馬克路說：「難道死亡比前更近了麼？難道我們在瑩窟不安全了麼？」「難道你沒有聽見麼？」「甚麼事情？」「屈西布死了的事你沒有聽見麼？」「屈西布！死了！不！怎樣？甚麼時候？」

「一個識路的人帶羅馬兵下到瑩窟來，闖進台伯河那邊的一個正在舉行聚會的房間。弟兄們急忙發出警告就逃避，但可敬的屈西布不肯逃，可能是因他太老了，或是因他想殉道，他跪下高聲禱告。有兩個忠心服事他的人留在那裏陪著他。羅馬兵衝進來，不管屈西布還跪著在禱告，竟把他的腦袋打破，他經此一擊便倒地死了，兩個服事他的人也被殺死在他旁邊。」

馬克路說：「他們都已加入了殉道者尊榮的行列，他們既然至死忠心，也必得著生命的冠冕。」這時他們忽然被外面的嘈聲打擾，各人立刻站起來，大家喊著說：「兵來了！」

一個從外面回來的基督徒報信：坡流被捕

其實沒有，並不是兵來了，乃是一個從外面到來報信的基督徒。他面色蒼白，全身發抖，自己倒在地上，使勁地扭自己的手，氣喘吁吁地說：「慘呀！慘呀！」

這個人的情形使茜茜利亞夫人看見了極其驚慌，她蹣跚後退靠在壁上，周身發抖，兩手緊緊互握，目不轉睛地瞪著，嘴唇顫動像要說話，但卻拼不出一個字來。和拿流大聲喊：「說吧！說吧！告訴我們！」帶信息的人喘著氣說：「坡流！」馬克路厲聲問他說：「他怎樣？」「他被拘捕——入監了！」

一知道這消息，在恐怖的氣氛中發出了一聲尖叫，是來自茜茜利亞夫人的，隨著這尖叫聲她笨重地倒在地上。旁邊的人急忙把她扶起來，攙她回自己的房間去，照習慣用興奮劑使她復原，她終於甦醒過來。但是她吃不消這個沉重的打擊，感覺雖然恢復，卻仍似在夢中一樣。同時，報告消息的人已經恢復了常態，就詳細地述說他所知道的一切。「坡流和你們一同出去的，是麼？」馬克路問說：「不！他是獨自出去的」。「作甚麼事？」

「打聽消息，我在街上的另一邊跟在他後面。我們繼續走回來，不料遇見了一群人，他們忽然擋住坡流盤問他。我聽不見他們說甚麼，但我看見他們表現恐嚇的姿勢，後來坡流給他們抓去了。我一點辦法都沒有，只好保持安全的距離觀看。大約在半點鐘內有一隊禦衛軍經過，坡流就被交給他們帶走了。」馬克路說：「禦衛軍？你認得領隊的人麼？」「我認得他是盧科路」。「那就好了」，馬克路說這句話時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第十一篇 駭人的建議

馬克路冒險見盧科路

禦衛營中，黃昏時分，盧科路靜坐在他的房間裏，旁邊的燈光把四周照得明亮。一陣敲門聲把他驚醒，他立刻起來把門打開，看見一個人進來，悄悄地走到房中間，脫下他披在身上的大外套，面對著盧科路站著。

盧科路驚奇地喊出來，歡喜到了不得地撲前去把來客抱住，說：「馬克路！」「親愛的朋友！甚麼風把你吹來，使我們可以如此快樂相見呢？我正在思念你，不知道我們是否再有見面的機會呢！」

馬克路傷心地說：「見面？我怕從此不常有機會了。這次相會是我冒著性命之險而來的。」

盧科路與好友同樣傷心地說：「不錯！你被通緝，有懸賞要你的頭，然而你在這裏卻正如從前你尚未著迷的那些日子一樣地安全。阿！馬克路！怎麼不會再有那些快樂的日子呢？」「我不能改變我的性格，也不能推翻已經作了的事。而且，盧科路！我的命運在你看來雖然很苦，但在我卻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快樂呀！」

盧科路不勝驚奇地喊著說：「快樂！」「盧科路！是的，我雖然受折磨，但卻不沮喪；雖然受迫

害，但卻不絕望。」「皇帝的迫害並非同兒戲呀！」「我十分明白，我天天都看見弟兄們慘遭毒手。我們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朋友離別了就永不再見，上城市去的同伴們，歸程時是要人背回來埋葬的屍體。」「而你還說這是快樂的生活？」

「盧科路！是的，我所有的平安是世界所沒有的，是來自天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馬克路！我知道你有不怕死的膽量；但我還不知道你是否有不屈不撓的勇氣來鎮定地忍受我所知道你現在必須挨受的痛苦。你有超然的膽量，或者不如說，那是瘋狂的膽量。」

「盧科路！那是從上頭來的膽量。對於我，世上一切的榮華富貴都比不上我的主耶穌。從前我沒有這樣的經歷；但現在舊事已經過去，一切都變成新的了。靠著基督的能力，要加於我身上的任何不幸我也能忍受。我今生所期待的只是屬世的患難罷了，我也知道我將在痛苦中死去；然而這種思想並不會壓倒我裏面的信心。」

盧科路悲傷地說：「看見你如此堅決，使我心痛；倘若我看出你有一點搖動的象徵，我也可以希望時間會改變或緩和你的情感；但我看你似乎已經打定新主意不再改變了。」

馬克路求情；驚人的建議

馬克路熱情地說：「願神幫助我堅持到底！但我並不是來講自己的感情，盧科路！我是來求你幫助，要求你的同情和救援。你曾答應在我需要時向我證明你的友情，我現在就是來要求這種情分。」

「馬克路！在我權下的一切都已經給你享受了，『告訴我你要甚麼吧！』」「你拘捕了一個人。」「是的，多著呢。」「我說的是一個小童！」「我知道我的手下剛剛拘捕了一個小童！」

「這個小童微不足道，拘捕他實在是多餘的；現在他還在你手中。盧科路！我就是來要求你釋放他。」

「馬克路！噯呀！你為甚麼作這樣的要求呢？難道你忘記了羅馬軍人的紀律或誓言麼？難道你不知道我作這事就是違背誓言、作個叛徒麼？你若叫我自殺，還要比叫我作這事更容易呢。」

「盧科路！我並沒有忘記軍人的誓言、或軍營的紀律。我想這個小童，還不過是個孩子，或者可以不被認為一個罪犯。皇帝的命令難道對小孩子一樣有效麼？」

「沒有年齡的分別，難道你沒有看過不少像這個小童一樣年紀的孩子在競技場裏處死刑麼？」馬克路回憶那些少女面對死亡時所唱使他深感悲痛的詩歌，接著說：「噯！我看過的！那末這個童子也

必須遭殃麼？」

盧科路說：「是的，除非他發誓棄絕基督教。」「他決不作這事的！」「那末他就是向死門關直衝了。馬克路！你明白這是律法問題，不由得我作主。我只是傀儡，請不要怪我。」

「我不怪你！我明白你如何被律法所約束，必須服從。只要你還在職，你就必須執行你的工作。但請你讓我提出一個建議，交出犯人是不准許的，但來個交換卻是合法的吧！」「是的！」「倘若我提出一個遠比這個小童重要得多的犯人給你交換，你肯不肯？」「但是你並沒有捉到我們一個人來作交換。」

「沒有，但我們有權力支配我們自己的人。我們中間有些是當局懸重賞追捕的人，若能捉到一個，就是放掉 100 個這樣的小童也是合算的。」

盧科路詫異地問：「那末出賣別人是不是基督徒慣作的事？」「不！但是有時有基督徒志願捨身來救別人。」「哪裏有這樣的事？」「現在就有了！」「誰願意為這個小童捨命？」「我——馬克路！」

一聽見這句異常的宣告，盧科路不禁往後退，吃驚喊著說：「你！」「是的，我自己。」「別開玩笑！這是不可能的。」「我是認真說的，就是為了這緣故，我才露面來見你。我甘冒這大險，便足以證明我多麼關心這個小童了，讓我向你解釋吧！

「坡流是羅馬古貴族家庭所遺下的最後的一個男孩，他母親的獨子。他的父親死於戰場上，屬於塞斐利烏家族。」「塞斐利烏！他母親是不是茜茜利亞夫人？」「是的！她就是藏在瑩窟裏避難的，她的整個生命和愛情都寄託在這個小童身上。她讓這小童天天冒險到上面城裏去，但一沒有這小童在她身邊時，她又極其痛苦。然而她不敢整天留他在地道裏，恐怕地下對孩子不利的濕氣會使他夭折；因此她讓孩子出來冒那種她以為比較小的危險。這個小童現在就是你手中的俘擄。他的母親已經聽見了這消息，她的老命正徬徨於生死之間。你若殺這孩子，她也必死，而羅馬的一種最高最純正的精神，也就不再存在了。」

「為了這些理由，我願意前來用自身作交換。我算得甚麼？在這世上只是個單身漢。沒有人和我有密切的戚誼關係，現在，將來也沒有人用得著依賴我。我不怕死，任何時候死，在我都沒有兩樣。遲早總是要死，我寧可捨身來贖一個朋友，強於死得毫無用處。」

「盧科路！為了這些理由，我懇求你，因著神聖的友誼，因著你的同情心，因著你對我的諾言，現在幫助我，允許用我作這個小童的替身。」

盧科路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情緒十分激動；他終於喊著說：「阿！馬克路！你為甚麼這樣厲害地考驗我呢？」「我的建議是容易接受的」。「你忘記了你的生命在我是何等寶貴的」。「但也要顧念這個年輕的童子」。「我深深地可憐他，但你想我能同意用你的命來作抵償麼？」

「事實上我的命已經註定了，問題只是遲早交出而已，求你讓我在這條命還有用的時候交出來罷。」

「只要我還能保護你，你就不至於死，你的命還沒有喪失。托不朽神明之福，輪到你進競技場的日子還早呢。」

「我一旦被拘捕了，就沒有人能救我。你可能盡力設法，但對於一個皇帝的烈怒要臨到他身上的人，難道你有辦法麼？」

「也許我可以盡力防避這事發生，你不知道事情怎樣成就，但即使到時我無能為力，現在我也不聽從你這個建議。」「我若去見皇帝自己，他一定會准我所求的。」「他一定立刻拘捕你，把你們兩人都處死。」「我可以派人把我的建議呈交給他」。「送出的信永遠不能交到他手上；至少交到時也必太遲了。」

盧科路未允馬克路的建議

馬克路悲傷地說：「真的沒有希望了麼？」「一點希望也沒有的！」「而你完全不准許我的請求麼？」

「馬克路！噯呀！我怎能擔當處死愛友的罪呢？你完全不體恤我。請你寬恕我不接受你這個不合理的建議吧。」

馬克路說：「噯呀！願主的旨意成就，我必須趕回去了！我怎能帶這個絕望的信息回去呢？」兩個摯友擁抱作別，靜默無言。馬克路走了，留下盧科路在那裏因他這個建議而吃驚詫異！馬克路平安回到瑩窟中，知道他出去設法營救坡流的弟兄們，悲喜交集地迎接他。

茜茜利亞夫人安然離世

茜茜利亞夫人仍然躺著不省人事，只模糊地意識到周圍的事物。有時她的心思驚訝、精神錯亂時，她要講些自己早年的快樂情景。但在瑩窟中所過的生活，交替而來的希望與恐懼、喜樂與憂傷，常常有的思慮，和地道裏沉悶的空氣，已經壓倒了她的心智和體力。在如此無情的考驗之下，她那本

已不堪糟蹋的柔弱體力，經此最後沉重的一擊，便完全崩潰，再也不能恢復了。

那一夜，她的臥床四周都有人守候。她的情況跟著時間的經過而越來越虛弱，生命緩慢而確然地漸漸消逝。死期已近，現在即使兒子再回到她的懷抱來，也不能挽救她了。

但是，她在世上的思慮雖然已經遺忘，情感也漸漸模糊，但她晚年所存著的一種熱望，卻始終有力地控制著她。她的嘴依然喃喃唸出那些一直給她支持安慰的聖言。雖然她已經忘記了愛子正在危險中，但他的名字依然掛在她的嘴唇上。而她念得最具熱情的，卻是那可稱頌的名字耶穌。

死亡終於臨到了，先是好久的靜止，睜大眼睛，她蒼白消瘦的臉孔起了一陣興奮，發出一聲微弱的呼喊：「主耶穌阿！我願□來！」生命跟著喊聲一同消逝，而茜茜利亞夫人的靈魂已回到賜靈魂之神的懷抱中了。

第十二篇 坡流受審

審判的地點是在離皇宮不遠的一座大廈裏面的一個大廳，地板鋪著磨得光滑的大理石，圓屋頂嵌著雜色的玻璃窗，支柱是斑岩造的。大廳的一端有一個壇，壇上擺著一尊異教神明的塑像。法官們身穿袍子坐在與壇相對的高座上，他們面前有幾個看守犯人的兵丁。

犯人就是小童坡流，他的臉孔蒼白，但他站得筆直，態度堅定。他平時特有的異常智力，這時也充份地表現出來。他敏銳的眼力注意到一切的事物，他意味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在等著他，然而他卻毫無恐懼或猶疑的跡象。

他知道他在世僅有的血緣上的牽絆已經斷絕了。因為那天早上他已經聽見了母親去世的消息。趕快把這消息傳給他的人，就是馬克路。他相信坡流知道了這消息，在受審時必會更加堅決、鎮靜。盧科路很好心，為坡流安排會見傳信息的人。馬克路的判斷很對，坡流的母親若還在，他掛念老母的心會使他的意志軟化。如今老母死了，他也切願死去。他以單純的信心相信，他一死就可和他所喜愛的慈母相會，他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面對盤問。

受審

「你是誰？」「馬可.塞斐利烏.坡流！」「甚麼年紀？」「13歲！」提及這個名字，在場的人發出了一陣低微的憐憫聲音，因為這個名字在羅馬是眾所周知的。「你被控告作基督徒的罪。你有甚麼話說？」

童子說：「我沒有犯罪，我是個基督徒，我並且樂於能夠向人承認。」其中一個審判官說：「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這樣的，他們表白信仰所用的詞句是同一個定式的。」「你曉得你所犯的罪的性質麼？」

坡流說：「我沒有犯罪，我的信仰叫我敬畏神，尊敬皇帝。我一向順服一切公正的律法，不是一個叛徒。」「作基督徒就是叛徒！」「我是個基督徒，但不是叛徒！」「國法立了痛苦的死刑來禁止人作基督徒，你若是基督徒，你就必死。」坡流堅決地再說：「我是個基督徒！」「那末你就必死！」「就這樣算了！」「孩子！你知道受死是甚麼一回事麼！」「在最近幾個月中我看得多了，我一直期待著，輪到我時我就為我的主犧牲。」

「孩子！你年紀還輕，我們可憐你幼稚無知、沒有經歷。你受了非常怪僻的教訓，使你不能為自己的糊塗行徑負責。對這一切我們都樂意原諒你，這種使你著迷的信仰是愚拙的。你相信那個 200 年前被處決的窮猶太人是麼？世上還有甚麼比這更荒謬的事呢！我們的信仰是國教，它有足夠的道理來使老幼賢愚各等人的靈裏得著滿足，放棄你愚蠢的迷信而歸復我們高明的老宗教吧！」

「我不能！」「你是一門貴族剩下的唯一後嗣。國家敬重你們塞斐利烏家族的高貴地位。你的祖宗過的是榮華富貴並有權勢的生活；而你是個窮苦可憐的孩子，又失去了行動的自由。坡流！要作個聰明人，要想到你先祖的光榮，放棄那使你無法得著顯赫聲譽的不幸攔阻吧。」

「我不能！」「你過的是困苦無賴的生活，羅馬市最窮的叫化子所過的日子還比你的強。他只要伸出手來就可以得著食物，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居住。尤其是，他安全無慮，自由自在，無需時刻懼怕當局的追究。你卻不得不挨受缺乏、危險、黑暗的不幸生涯。你所誇耀的宗教給了你甚麼？這個被奉為神的猶太人為你作了甚麼事？一點也沒有；反倒使你更糟。所以你要回頭，脫離這個騙子。那樣，財富、舒服、朋友、國家的榮譽、和皇帝一切的恩惠，都必歸你享受了。」

「我不能！」「你的父親是個忠臣，也是勇敢的軍人。他為國死在疆場上，留下你這個幼兒，要你繼承他的聲譽，作他家族最後的支柱。他一點也沒有想到叛逆的勢力竟包圍著你，把你帶入了迷途。你母親的心，因愁苦變成衰弱，受假師傅陰險的欺騙所蒙蔽；竟然在無知中使你敗壞了。倘若你的令尊還在的話，你現在該是他家系的希望，你母親也必信從她光榮的先祖們的信仰啦。你有尊重父親死後的名聲麼？難道他不希望你盡孝道麼？難道你以為如此羞辱家族光榮的姓氏，如此玷污列祖傳統的聲譽，不算為罪麼？除去這種使你盲目的幻想吧！為了你父親的名聲，為了你家族的榮譽，改變你現在的主意吧！」

「我不會使先祖蒙羞，我的信仰是又純潔又神聖的。我可以死，但不可以對我的救主不忠。」

「你要明白我們可憐你，你先祖的光榮，和你缺少經歷的不幸，激起了我們的同情心。倘若你

是個普通犯人，我們只用幾句話叫你選擇否認基督、或接受死刑便算完了。但是我們願意和你講理，因為我們不願意一門貴族，因一個墮落後嗣的無知、頑梗，而淪於滅絕。」

坡流說：「感謝你們的顧慮，但是在我，除了我的主對我那更高的要求以外，你們的理論並沒有影響力。」

「哼！鹵莽粗心的小傢夥！你該知道還有一個論證必叫你覺得更為有力。皇帝的憤怒是可怕的。」

「但羔羊的忿怒還更可怕呢！」「你講這句話我們聽不懂。甚麼是羔羊的忿怒？你沒有想到擺在你面前的是甚麼。」「我的同伴和朋友們，都已經忍受了你們所加給他們的一切苦害，我相信我也能有同樣的毅力。」「你能忍耐競技場裏的恐怖麼？」「我希望有超過凡人的力量。」「你能面對要向你猛撲的野獅和惡虎麼？」「我所信的主，在我必需的時候總不離棄我。」「你的確有信心！」「我信賴祂，因為祂愛我並為我捨己。」「你曾想到燒死的火刑麼？你願意在火刑柱上被火焰焚燒麼？」

「噯呀！倘若我必須受火刑的話，我也必不畏縮。最慘也是一時就過去的，然後我就永遠與主同在。」「你已經完全被狂熱和迷信所控制了，你不知道等著你的是甚麼一回事。反對恐嚇是容易的，大膽說出表白信仰的話也是容易的。但當可怕的事實臨到你身上時，你將如何？」

「我將仰望那在必要時決不棄絕神兒女的主。」「直到此刻，祂還沒有為你作一點事呢？」「祂為我作了一切的事，祂捨去自己的命叫我能以得生。藉著祂，我已經得著了比你殺掉的這個肉身更高的生命。」「這不過是你的夢想吧了，一個可憐的猶太人怎能作這事呢？」

「祂是祂本性一切的豐盛；是神在肉身顯現。祂受肉體之死，叫我們可以得著屬靈的生命。」

「難道沒有一樣事能叫你醒悟過來麼？難道你瘋狂的信心所帶給你的不幸和災禍，到現在還不夠多麼？你還要堅持下去麼？你已經看出死是不可避免的了，難道你還不拋棄你的錯謬思想麼？」

「主會給我力量來勝過死；我不怕！我看死不過是從愁苦的今生到有福的永世的一個轉變罷了。你用來威嚇我的死，並不是可怕的东西；但你勸我去活作一個非基督徒，比死千次還更可怕呢。」

「我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鹵莽的少年人，在你瘋狂的糊塗中，停下來想一想。把你狂熱的教師們的荒謬教訓暫時忘了吧。考慮我們對你說的一切話，在你面前的生命是滿有喜樂的，滿有各樣幸福的。尊貴、朋友、財富、權力都是你可享有的。榮譽的貴族、豐富的家道，在等著你。這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拿起這個大杯在那邊的祭壇上奠一點酒就行了。這樣簡單之舉，你照著行吧！趕快！救

你自己脫離苦難的死吧！」

提出這個最後的建議時，觀眾注視著坡流，看見他至此仍然堅定不搖，大家心裏都不勝駭異，完全無法解釋。但是連這個最後的苦勸也完全無效。坡流雖然面色蒼白，可是表情堅決，揮手示意拒絕拿杯，說：「我永遠不能對我的救主不忠！」

這句話說了出來時，靜寂了一會，然後首席法官開口說：「你已經宣告了你自己的判決」。接著他對兵丁發令：「把他押去行刑！」

第十三篇 坡流之死

競技的恐怖節目順序上演

坡流的判決是迅速而必然的，第二天在競技場裏出現了悲慘的壯觀。嗜血的羅馬群眾擠滿了台階上的座位，連最高的一層也沒有空位。場裏所表演的是接續而來的恐怖節目，有如前面所記述的一般。

首先又是劍客的單人搏鬥，接著的是成群結隊的互相殘殺。場中各樣各式的格鬥都有，殺得最殘酷的必然得著最響亮的喝采聲。

流血和痛苦的景象，又再次呈現於眼前；一時猛勇善戰的冠軍，得著浮薄觀眾短暫的慶賀。然後又是人與人的決鬥，或是人與虎那更猛烈的肉搏。傷敗的劍客又絕望地舉目乞憐，但所看見的只是無情的觀眾反對饒他一命的示意。

嗜血的觀眾這時候胃口已經飽足了，又要求更大規模的屠殺場面。那一天，氣力相匹者的格鬥，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觀眾也知道，屠殺基督徒是留作最後結束的一幕，要看他們出場的心情已經急不及待了。

盧科路站在近皇帝座位的衛隊中間，但是雙眉緊鎖、沉思出神，完全沒有從前那樣的愉快心情。在他後面那更高的座位上，露出一個蒼白嚴肅的面孔，集中眼力注視著競技場。那個面孔極其焦急的表情，在大競技場中，顯出與眾不同的容態。

老虎入場，坡流驚人表現，殉道

開動鐵閘的刺耳聲發出了，一隻老虎躍進競技場中，搖頭擺尾躡足繞行競技場，用兇猛的眼睛

側視圍羞牠的廣大觀眾。

不久又聽見了一陣低訴聲，一個童子被揮進競技場裏。面色蒼白，四肢細小，他那瘦弱的個子在一隻兇猛的大獸面前是全不足道的。為要嘲弄他，給他穿上了劍客的服裝。然而他雖是年輕軟弱，但在面孔和動作上卻不見得有懼怕的樣子。他的眼神鎮靜，好像對死的來臨並不在意。他安靜地向競技場中央走去，到了那裏，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合起雙手，舉目仰天禱告。

這時，老虎仍舊躡足在場上繞行，牠已經看見了童子，但卻置之不理。牠依然舉起血紅的眼睛仰視四周的高牆，時或發出一聲可怕的怒吼。那個顯出嚴肅憂愁面孔的人，全神貫注地凝視著。

童子繼續禱告，老虎好像沒有進襲他的意圖。觀眾越來越不耐煩了，發出埋怨的叫喊聲，想要刺激老虎使牠發狂。最後老虎轉身向童子走去，牠的嗜血慾已經激動起來了，兩眼閃光，周身的毛豎起，揮動著牠的尾巴，向童子站著。

童子看見死快要臨到了，再雙膝跪下。觀眾屏息沉默，極其興奮地等著屠殺的新場面。那個非常留心凝視的人現在站直起來，注視下面的情景；在他後面發出越來越大的喊聲：「坐下！」「坐下！」「坐下！」「別擋住人家的視線！」

但是那個人並沒有聽見，或是故意不理。後來觀眾吵起來，使軍官們轉過頭來看到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其中之一就是盧科路！他環視四周整個場面，驚跳起來，面色蒼白如死。

他喊著說：「馬克路！」一時猶豫後退，但一定神，他急速走到騷動的地方去。這時候觀眾中間發出一陣深沉的嘈雜聲，繞著童子漫步的老虎猛然搖尾示威大怒了，然後蹲伏作撲擊的姿勢。

童子站起來，面上顯出有如天使的容貌，雙目閃耀著崇高的熱情。他不再看可憎的競技場、周圍的高牆、延續的長座、和無數的面孔了，他不再看殘酷觀眾的無情眼色了，他也不再看彪形的兇猛野獸了。

他所切望要離開身體而飛騰上升的靈魂，看來已經進入天堂的金門，在那裏有難以形容的榮耀閃現在他眼前。「媽媽！我來到你這裏了！主耶穌阿！求☐接我的靈魂！」

他喊出又清晰又柔悅的聲音，傳進許多觀眾的耳中。話一說完，老虎跳起來向他撲去。過了一會，所存下的只是一堆半遮著灰塵還在掙紮著的東西而已。

掙紮終於停止了。老虎走回去，塵土給血染紅，擺在上面的是忠心、高貴的坡流所存血肉模糊的殘骸。

馬克路大聲宣讀經文，被盧科路救出，押送

在接著的靜寂中，發出有如吹號的響聲，使在場的人都吃驚起來：「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阿！你的毒？在那裏？……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成千個觀眾站起來，忽然同時憤怒叫囂。成萬隻指頭伸出來，指向這個大膽冒昧進來的人。嘈雜中聽見了這些憤怒的喊聲：「他是個基督徒！」——「他是個基督徒！」——「把他燒死！」——「把他拋給老虎吃！」——「把他投入競技場裏的地牢去！」

盧科路到達時，剛好及時把馬克路從激怒的羅馬群眾中救出來，遲點就會給人扯成碎片了！下面的老虎都不比他們更兇惡、更嗜血。盧科路闖進人群中，像個馴獸師那樣把他們向左右趕開。

躡於他的權勢，眾人都畏縮後退，而兵士跟著開到。盧科路把馬克路交給他們看管，帶著隊伍離開競技場。出了競技場，俘擄就由盧科路自己看管，兵士在後面跟著行。

「噯！馬克路！難道輕易捨去自己的生命是好事麼？」「我是因一時的衝動而說出來的，我親眼看見我所愛的那個童子死去，我實在無法自掣了！然而我並不後悔，我也情願隨時為我的主、我的神捨去自己的生命。」

「我不能和你理論，你是個不可以講理的人」。「我並無意陷害自己，但對於已經作了的事我感到滿足。不！我還覺得高興呢！為我的救贖主受苦是我該作的事，我很歡喜！」「噯呀！老朋友！難道你對生命全不顧惜麼？」「我愛我的救主過於自己的生命！」「喂！馬克路！有機會了！你跑得快，趕快逃命吧！」

盧科路匆促低聲地說了這句話，當時和在後頭的兵士相離約 20 步遠，正是逃脫的好機會。馬克路緊握摯友的手，說：「不！盧科路！我不偷生來損害你的好名譽，我珍重你為我出這主意的熱情，但你不該因對我的好意而招致麻煩。」盧科路歎息了一聲，靜默地一同往前走。

第十四篇 試探

那一晚，盧科路陪伴著朋友在監裏過夜，他用了一切的論證來打動他硬要作一個基督徒而死的決心。一切平常足以感動人的善意他都說完了，但是終歸徒然。馬克路的信心十分堅定，使盧科路無

計可施。那種信仰是建立在萬古磐石——基督——上面的；猛烈風暴的威脅，溫柔情誼的影響，都不能減弱他的決心。

他說：「不！我已經定了主意，我已經作了抉擇。無論是禍是福，我必堅持到底。我知道前面的一切事情，我已經仔細考慮過我的行動的一切後果，但不管怎樣，我必不改初衷。」

盧科路說：「我只要求一件小事，我不希望你永久放棄這個信仰，只要你暫時放棄便可以了。目前可怕的迫害正瘋狂地在展開，在盛怒之下，所有的基督徒，不分老幼、無論貴賤，拿到了都必處死。你已經看見不管甚麼階級、甚麼年齡，都是一律看待的。若有此分別的話，坡流是不必死的。他本來已經得著了深切的同情：一來他年紀還小，不該為錯誤的行為負責；二來他也是一門貴族僅存的一個孩子。然而法令是不講情面的，所以他不能逃過死刑。」

「我十分明白，黑暗的魔王正與神的教會爭戰，但教會是建立在穩固的磐石上面，陰間的權勢，是不能勝過它的。難道我沒有看過良善、正直、高尚、聖潔、和清白無辜的人都一樣地受害麼？難道我不曉得對基督徒是沒有憐憫可言的麼？我老早就清楚曉得了，自從我認識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時起，我一直就準備好隨時接受後果了。」

「馬克路！請聽我，我說過我只要求一件小事，你用不著放棄你如此尊奉的信仰，不得不然的話，就保留著它吧，但你也要因環境的關係將就一點呀。風暴既然如此兇猛，姑且同它低頭吧；要採取高明的策略，不可端賴狂熱處事啦。」

「那末你要我作甚麼？」「我的意思是這樣，過了幾年情勢必會轉變，不是迫害本身會漸漸消滅，便是時局必然會發生變化，或是皇帝會死，而接位的人可能完全和他不同。那時作基督徒就可保安全，現在這些受苦的人也可以從藏身之所回到各人的老家去，在社會上發達飛騰了。請你記住這一切話，千萬不要丟去你這條對國家還有事可作，對自己還有福可享的生命，要為你自己的緣故珍惜這條生命，要好好地考慮這一切事。暫時把你的信仰放開，回頭來奉國教，只須挨過一個短暫的時期。這樣你既然可以逃避目前的危險，到了比較好過的日子，你又可以回去再作基督徒。」

「盧科路！絕無可能。這是我心所痛惡的事。甚麼？我豈能這樣對基督和國教同時作個表裏不符的雙重偽信徒呢？你若明白在我心裏所發生的事，你就不能叫我違背良心去對人對神作虛偽的事了。要是這樣作，就不如受人間所能加於我身上的最慘苦刑而趕快死去更好了。」

「馬克路！你存著如此極端的看法，使我想要救你的心絕望了。難道你不肯用理智來思考這個問題麼？這不是假冒，乃是策略；不是虛偽，乃是聰明。」

「我絕對不作這事來得罪神！」「但你也要想長一步呀！這樣作不單對你自己有益，對別人也有好處。你所愛的那些基督徒，將來從你得著的幫助，必遠比他們今日所能得著的為多。你清楚知道他們目前的處境，那些同情幫助他們生活的人，都是一面承認國教，而暗中又喜歡基督教信仰的。難道你說這等人是假冒虛偽的麼？難道他們不是你們的恩人、朋友麼？」

「這等人完全沒有像我一樣地瞭解基督信仰和指望，他們從來沒有像我一樣地得著新生的經歷。他們還沒有經歷到祂的愛從他們心裏湧出來，使他們有新感覺、新希望、和新喜好。在他們來說，同情救助基督徒是一件好事，但卑鄙到敢於誓絕信仰並否認自己的救贖主的那種基督徒，決不能從他們背信的心發出大量的慈惠來幫助被棄的基督徒。」

「馬克路！那末，容我再提出一個建議，然後我就結束了。這是最後的希望，我不知道是否行得通。但是，只要你同意的話，我就要試一試。我的意思：你無需誓棄你的信仰、無需向神明獻祭、無需作任何你不贊成的事。只要你把過去忘記；重新回頭，不必有誠意，單在外表上便算了，再作你從前所作的事。那樣，你就再作個快活的軍人，專心從事你的職務，不必參加宗教的事奉，不必常到廟宇裏去。你在軍營裏度日，可以在暗中服事你的神。你可以從哲學家的著作中收集教訓，不必去向宗教領袖們請教。照著這一切行，回到你的職務上去。」

「再陪我公開來往，一同歡談，專心從事你舊時的工作。這是又容易又愉快的事，也沒有一點卑鄙討厭用得著你介意之處。當局會寬恕你失蹤和行為不當的過失，即使他們不願恢復你從前一切的榮譽，也可以把你安置在從前的軍團裏去。這麼一來，就平安無事了。只是需要稍為慎重一點，高明安靜地給人看出你回來作你從前的事了。你若留在羅馬，人家就會以為你信靠基督的傳說是錯誤的；你若到外國去，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了。」

「盧科路！不！即使我要同意你的計劃，也有許多不可能的理由。當局已將我的事情公佈過了，也懸了懸賞要通緝我。尤其是在競技場上最後一次出現於皇帝面前這件事，就足以使一切得赦免的希望完全消失。然而我不能同意，我的救主不容人這樣事奉祂，信從祂的人必須公開承認祂；祂說：『凡在人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祂』。在我生活的外表上不認祂，恰恰像照律法的規定向羅馬神明行祭奠禮而否認基督一樣。我不能行這事。我愛祂，因神先愛我並且為我捨己。在人前宣傳祂就是我最重大的喜樂；為祂而死就是我最高貴的行為；殉道者的冠冕就是我最光榮的獎賞。」

盧科路不再多說，因為他知道一切的勸誘都歸徒然。餘下的時間，彼此的話題就轉到一些別的事情上。馬克路不肯浪費這個最後與摯友同在的寶貴時光，他為要報答對摯友高貴勇敢之愛情的致謝，就乘機使他認識世人所能得著的最寶貴的財富——就是信靠基督。

盧科路耐心傾聽，其實大半是為了尊重友誼的緣故，而不是為了對真理發生了興趣。然而，馬

克路的話多少總使他得著了深刻的印象。

馬克路受審，受火刑

第二天開審，那是簡短的例行公事罷了。馬克路堅定不搖，用鎮定的態度接受判決的宣告。處決的時間就定在當天下午。行刑不是用野獸，也不是藉劍客的手，乃是在火刑柱上活活燒死的苦刑。

馬克路用死來印證真理和他的信仰的地點，就是許多人已經在那裏為真道作了見證的所在。火刑柱立在競技場中央，四周堆滿了柴。

馬克路進入場中，押他的那些殘酷兵丁，在快要執行可怕的死刑時，還把他痛打、對他嘲笑。他環視廣大的競技場，看見四周的座位上坐滿了男女，都表現著硬心、殘酷、無情的面孔；他注視競技場，想起先於他在此受死的許多基督徒，已經從這裏加入了殉道者尊貴的行列，環繞著寶座敬拜直到永遠。他想起親眼所見小孩被處死刑的情景，再次回憶他們所唱得勝之凱歌：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這時兵丁粗暴地抓著他，拉他到木柱旁邊，用牢靠的鐵鍊把他綁在柱上，使他沒有逃脫的可能。

馬克路引用經文說：「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於是火炬把柴點著，火焰上升，濃煙把殉道者隱蔽了一會。當濃煙消失時，又看見他站在火中，仰面望天，雙手緊握。

他四周的火勢越來越旺，漸燒漸近，把木柴吞滅，把馬克路包在火圈中央。無情的火一時向他冒出一陣黑煙，一時又像用分岔的舌頭舐他一樣。

但這個殉道者筆直地站著，在火刑中安靜，在痛苦中鎮定，用信心緊緊地倚靠他的救贖主。他的主在那裏，雖則觀眾看不見祂；祂永遠的膀臂環繞著祂忠心的門徒，祂的靈鼓舞他堅固。

火焰越來越近，最後馬克路開始起痙攣，好像一種無法抗拒的劇痛侵透他一身。但他盡力抑制自己的痛苦，然後高舉兩臂，無力地揮動，臨死喊出最後的一句話：「得勝了！」

隨著這喊聲，馬克路向前僕倒在猛烈的火焰中，他的肉身死了，靈魂卻「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第十五篇 盧科路

在這個苦刑與死亡的情景中，一位觀客顯出十分痛苦的臉孔，毫不轉動地一直對著馬克路；他的眼睛留心著馬克路的每一動作、每一表情，他的耳朵注意聽馬克路的每一句話。所有的觀眾離開了競技場以後，他依然逗留在那裏——廣場座位上只存他一人；最後他起來走。

他失去了平時走路輕快的活力，拖著沉重的腳步慢慢地移動；沒精打彩的眼神和痛苦滿懷的表情，使他看來像個突然患了急病的人，他打手勢示意叫幾個看守的人打開閘門讓他進入競技場。

「拿個骨灰壺給我」，他說了就向火堆上將滅的餘燼走去。被烈火燒存的幾片碎骨，就是馬克路所留下的一切。盧科路從看守的人手中接過骨壺，把所能找到的殘餘骨灰收拾起來裝在壺中帶著走。

當他正離開時，有一個老人向他打招呼。他機械地停步，有禮貌地問說：「你要我作甚麼？」

「我是和拿流，基督徒中的一個長老。我的一位好朋友今天在這裏處死，我來看能否取得他的骨灰。」

盧科路說：「可敬的老先生！幸虧你是問到我，你若對別人說出你的名字，你就早已被抓去了，因為有懸賞要拿你呢！但是我不能聽從你的請求。馬克路死了，他的骨灰在這壺裏，我要用最隆重的禮儀葬它在我的家族墳場中。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他死去使我處世覺得無味、生活成為重負。」

和拿流說：「那末，你！莫非是盧科路麼？馬克路常常親切地題說這個名字。」「不錯！從來沒有一對像我們這樣忠誠真摯的朋友，倘若做得到，我早已救了他。若他不自投法網，他決不致被捕。真是可惜！我原已安排好使他逃脫，料不到他竟然自己出現於皇帝面前，使我不得不親自送心愛的朋友入監並受死刑。」

「在你是損失，在他卻是無可限量的利益，他已經得享無窮無盡的福樂了。」盧科路說：「他的死是得勝的凱旋，基督徒的死我看過多次了，但我從未因他們的指望和信心，受到像這次如此強烈的感動；馬克路的死好像是一件說不出來的幸福。」「死對於他確是如此，但對於許多現在埋葬在我們受迫進去居住的地道中的殉道者，也是一樣，你願意不願意把這骨灰給我呢？」

「可敬的老人家！我的摯友已經離開了我，我本來希望我至少可以向他的遺骸哀悼、在他的墓前哭泣，來得著一點的安慰。」

「然而，盧科路大人！你的朋友豈不寧願依照他的新信仰舉行簡單的葬禮，並永遠安息在和他同作殉道者的那些人中間麼？」

盧科路無言以對，沉思了一會，然後說：「就他的願望說，這是毫無疑問的。我敬重摯友的遺骸，願意放棄要自己厚禮葬他的光榮。和拿流！把骨灰拿去吧！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參加你們的葬禮。你肯不肯讓你們認為仇敵的軍人，進去你們隱居的地方參觀你們的事情？」

「盧科路大人！我們當然歡迎你，正如我們從前歡迎馬克路一樣，並且你也許在我們中間會得著馬克路所得著的福分。」

盧科路說：「不要存著那樣的希望，我的興趣和情感與馬克路的大不相同。我或者覺得對你們有好感，甚至羨慕你們，但我卻永遠不加入你們的團體。」

「那末來吧！不論你的身份為何，儘管來參加你的朋友葬禮吧，明天我們要派一個人來接你。」

盧科路表示同意，將寶貴的骨灰壺交給和拿流以後，他就憂憂愁愁地回家去了。

次日盧科路跟著來人到瑩窟裏，看見在那裏居住的一些基督徒，在朦朧的地窖中舉哀，穹形的地道響應著悲哭的聲音，這聲音訴說一位新兄弟的埋葬；但接著悲悼死亡而來的，是更高貴的歌調，表明有抱負者的信心，和切愛恩主者的指望。

和拿流展開寶貴的經卷，其中生命之道的應許，有力量足以支持被壓在憂傷重負之下的人。他用莊重的語調讀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的一段經文，這是無論甚麼時代、無論甚麼地方，凡盼望復活的信徒都心愛的信息。

盧科路蒼白憂愁的臉孔，在哀悼群眾中特別使人注目。他雖然不是一個基督徒，對於如此光榮的信仰，也衷心羨慕；聽見如此高超的指望，也肅然起敬。當時就由他親手把摯友的骨灰放進最後安息之處。他看了最後一眼，然後把刻有馬克路墓誌的石碑舉起安置上去。

盧科路回家去時已經是個改變了的人，他快活的本性似乎已經被他所忍受的嚴重苦惱趕走了。他說他不作一個基督徒，正說得對。朋友的死使他滿心憂愁，但是他並沒有為自己的罪傷心，沒有悔

改的思想，也沒有想到要明白真理和認識真神的心意。他已失去了世界上的娛樂，但沒有得著另一種福氣的根源。

然而對於摯友的思念，卻在他身上產生了一種效果。他對於馬克路所結交的那些窮苦受壓的人起了同情心。他欽佩他們堅忍不撓的心志，可憐他們挨受那不應受的痛苦。他看出羅馬所存的真正美德，只在這些被棄的窮苦基督徒身上才能找到。

這種感情使他對基督徒伸出幫助之手，他把從前對於馬克路的友情和答應給他的幫助轉移到他們身上。他的兵士不再抓人了，就是抓的話，他也一定想法把他們放走。他的高職、財富、權勢，都用來為基督徒效力。他的公館被基督徒認為是世上最安全的避難所、最可靠的供應站，他的名字被基督徒尊為人間最有權力的朋友。

但無論甚麼事都有一個結束；照樣，基督徒不斷的苦情，和盧科路深摯的友誼，最後也終止了。馬克路死後還不到一年，殘暴的德修皇帝被推翻，一位新君繼起掌權。迫害至此停止，基督徒復得平安，從堽窟裏出來，回到光天化日之下過愉快的日子。盧科路把和拿流接到他的公館裏面居住，奉養他的餘生。和拿流為要報答對這位高貴恩人的謝忱，盡心幫助盧科路明白救恩的真理，但是他死前還沒有達到他的願望。

最後主恩臨到，但是好些歲月溜過去了，盧科路已經遠超他的壯年時期，兩鬢皆斑白了才給救主找到。許多年來，世界對他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財富、尊榮、權勢，對他已經毫無所謂；他的人生染上了無法救治的愁苦色彩。直到此刻，這個又自負又執拗的老羅馬軍人，才在萬王之王的十字架前低下頭來。盧科路終於學會了他的摯友所喜歡唱的歌：

祂愛我們用祂血洗去我們的罪，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祂直到永遠。

無名基督徒(Anonymous Christian)